

國史

十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8653
冊數	12 (10)
函號	150 24

内閣文庫	
架	五
冊	二
號	八六五三
和書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史

卷六十四

明治十年騰寫

板倉阿部傳

三十九

卷六十四

京兆尹板倉

勝重本淡川

氏父名好重事深溝好景

攻東條死而

好重弟重定

為東條守岡城為駿壁子

八幡拒參破

參赤坂參公因其陳乱破殺重定拔佐

服參勝

重兄定重死于高天神之軍獨其長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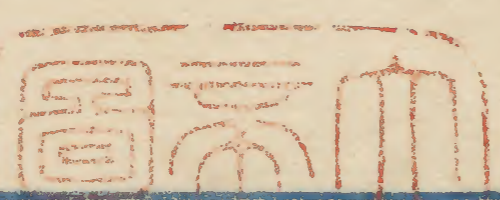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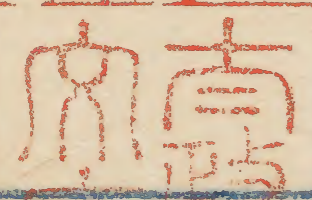
忠重居深溝參公傷板倉氏宗散亡殆盡召勝重為

僧居精舍為麾下士稍用為駿府令吏民安其政園

田原命決軍中小事小田原平為江戶令慶長五

年天下已平以與平信昌為京兆尹使勝重及加藤

正次大久保長安分曹治府事明年春信昌免為加



納候工乃使勝重正次行京兆尹事既正次坐掌本
願寺事有私免問可為京兆尹者于知政事正信
曰上願以勝重為真與二万石上甚然之難為侯
正信曰不封侯不足鎮京師非授擢不可服物情非
勝重不可為尹唯工幸察焉上乃拜為京兆尹封山
田万五千石是日勝重辭而不受白上曰臣請歸得
謀子婦勝重妻有機辨而操持挾嚇勝重不得施治
於是謂勝重曰今也上召吾何為曰為真封山田侯
而我不謀于子不敢拜婦曰為尹封侯非所功次當
得何閔妾事而不拜勝重曰不然子得無効前為江

都令之妻時乎若然必破我事勝重終辭婦驚曰不
敢君速行將出戶自後正其衣勝重咲欲自正之高
又戾之婦遂前正之勝重坐婦于地數日子與我言
而再犯我不能為京兆婦叩頭泣曰敢不如教從是
不言事勝重之為真治京兆盡祛前世之弊視民
如子民亦不忍欺之京兆大治先是獄吏賦囚家錢
名索頸錢將囚之市教囚與共飲食方有囚無鬻酒
肉者勝重為尹禁之給囚人錢二百賣買之平人法
又傷良民博奕之產往之為盜抵罪為設方畧有爭
錢財微知為博負勅吏宓之繫勝者百日徵錢與負

者如曾所喪從是無敢博賀茂巫言養子不孝養子
深自引咎丹州人訴養子々々辨之疾勝重一無所
問為丹人其子勒賀茂巫使老有富人病召三子
咸與之瓢而死終不分之財除喪言之府勝重措瓢
案之上弄之頃之咸墜于地獨少者所進正立勝重
熟視三子歎曰老子多智難其長者令京兆立少子
為親分財與二兄立少者為後々二兄喪產從少者
居士生人賣木綿假寐名馬側覺之木綿勝重問之
笑曰念是名馬所瘦不可得罷之居二旬餘令吏買
木綿見之木綿人得私號蹤跡所由盜果獲其心事

竭私情大率此類也嘗出行市兒可八九歲指尹輕
呼尹語從者曰兒豈不知吏之可畏耶意父兄望尹
相罵駐駕召問其父前為宗人侵財訴不得直勝重
還坐府悉思其言召其父曰吾謬矣出私財與之是
時豪猾民立雜稅私其利勝重以為擾治無益于事
恒思止之偶各人詣府言送葬用錢不知起于何世
臣願以水造錢收其直勝重曰我不知地下事使而
先門閭王呼吏將出斬人從是無言利者上拜彥坂
先正為駿府令先正辭臣不足為令上曰子問京兆
耳何遽辭為勝重曰何必不可子為令欲民之無寃

乎若欲無究先塞其欲心苟無欲民之情偽若觀火
焉甚哉貨之傷人嘗贈百金我雖不受尚欲掩其過
光正納其言著績駿都勝重為尹二年為伊賀守上
令勝重及米澤清勝大久保長安作驛法天下便之
至城皇宮發畿內民築作徵雇銀諸侯遠近咸得所
欲甲寅故土佐侯居京師欲從紀侯之軍勝重曰紀
侯未之國疑有姦不之許其曾所善遇者以身為質
遣之遂之入坂之衆日益勝重立什伍造閩津告播
使無通舟于阪人使使阪曰聞糴米未集請遺積粟
居中島者阪相治長難言之粮對使者曰積聚有餘

不待它求子欲之則取書送其米京師阪人欲燒二
條勝重捕得重賄推以腹心盡得姦人刺客主名捕
殺數十輩京師無事又陰使舍人乙卯阪變起舍卒勝
固不善治長悉以所聞告舍人乙卯阪變起舍卒勝
重矯命徵四方兵入衛京師阪兵再起京師不動自
庚子後天下恟不日遑給竟無關廢事勝重之功也
元和四年朝江都上見其老而曰子老矣不忍久勞
子孰當代子者對曰知子莫若父老臣之子堪任之
勝重子重宗少為親信歷親扈二衛將周防守與永
井尚政井上正就居中閑事世謂之三侍中食邑四

萬八千石再從阪之軍於是以重宗守京兆尹勝重
買竹笠一枚與之重宗知其意止不帥輿馬明年勝
重以重宗之任買舍市中重宗曰兒也非真大人何
遽爾勝重曰而為所謂誠守者為効故官所為乎而
為我之子而已不同志意亦異我任則我之從我亡
則必不如我上既以而為堪其任而其勉之出諸市
中人曰新尹嚴公等莫以我素貴置我于法之外致
租賦里長如法重宗如舍省父語之曰吏唯欲不掩
過掩過事壞々々民生無聊而身陷刑戮其始以過
失免官家之幸也重宗常以是戒屬文相繼為名臣

或問勝重于津田幸庵曰訟者雖不充不怨皇女生
拜侍從寬永四年八十餘卒民多為制服者重宗代
父為京兆行部見繫牛于杖背路而立下馬手斬繫
牛徇曰牛無礼于尹豪民相傳新尹果嚴無敢出聲
是時未置小尹每聽獄塞目而坐其所善過者曰可
矣深思詳察幸可無枉重宗曰非敢然夫人愛憎見
于面直不直多為所奪故不見其面耳家君時婦人
女子出入後堂泣言父兄子男家君諾出迨歸謝曰
我非忘媪之言子之父若夫所為云々是故訟者無
怨言云我不及家君無私而強學其無私也而亦能

得其情無紕二婦爭子重宗曰京兆何因知所出接
得者即是一婦接得甚悅抱將去重宗叱而曰彼非
力不足方爭之恐傷子不敢接也汝則反之唯恐不
接得耳是非汝之子前婦乃服又有婦人夫為人所
殺請府言夫力有血賊必病劊使吏求之不得偏問
瘍醫一瘍醫言不知何人請臣者載輿行可三三三
掩覆使無所見坐輿頗側不安如上下山莫至其家
室宏壯倚几而坐云為賊所斫傷臣與之藥留臣十
餘日送臣歸家重宗曰汝居主人家何聞何見醫白
臣居主人家無所見無所聞輿歸聞馬鳴臣問輿夫

曰所謂呼佛法僧者也臣念高野日光獨有此鳥非
一日可至臣意恠之不敢問重宗笑曰汝不知藤俊
成之歌也遣吏松尾搜求即得洛人以為神太宗立
召飛鳥井某重宗朝至江都見上曰上昔之使臣掌
公卿之籍而召某不使臣知臣不肯下任職臣請上
更選賢者上曰我知遇矣子勿苦我知政事忠勝謂
重宗使謝重宗曰上自悛過於臣何闕不謝文之繫
富人獄治又日急富人子使人如江都行千金上左
右上命知政事曉重宗釋之重宗知之書至從吏出
斬諸東市而後見之作報曰曉釋富賈臣聞命矣然

臣已執事斬之臣無狀不能使獄無冤在常以職事
遺朝廷之憂惟臣不可久典重任願得罷歸江都工
殊降旨使復視事其剛直不撓如此皇宮無儲胥從
者兩立公卿議造儲胥是時重宗如江都此歸儲胥
成以為措之公卿擅生事故不從神祖之制領工師
入毀天子不憚使近衛信尋詰狀重宗對曰自建武
以來王室不絕如幾然所以名號加於四海冠帶被
於戎蠻者以守名器無失也今公卿大臣棄天皇之
旧倣江都之制唯使之從臣以為名器從是壞皇宮
從是卑臣欲上書請恐公卿執前議不遷是以縱毀

不顧後罪臣賤隸也死無益損于國唯天子幸察焉
天子乃厚賜罷初太宗立多病重宗日夕出獵或數
日不歸知政事忠勝白上曰重宗不憂上之病日夕
出逐鳥獸京師豈有流言耶止願勉強視朝此時內
外相得如四支之於身故人之能得効其能也於世
子元服令重宗使謝天子夕夕以為左少將先是元
和末以皇女生進從四位下尋拜侍從嚴宗時誅反
者由比正雪使吏分部捕其黨重宗老不能出日夕
縱酒以安衆之心嚴宗召見手織芒屨進上曰是先
臣所教臣神祖為孝公時所御芒屨之法也上願常

念神祖踐難成大業勿任樂怠庶政重宗為政大抵
畧文書人或問之重宗曰法令隨世增損情偽因事
轉換文書不可為治若以為證亦或為害故不務為
此忙工因其入朝憫其老拜壻閔宿侯親代為京兆
尹免重宗為閔宿侯居京師助視事一年卒子重卿
立謁者祠曹七年卒子重常立徙龜山憲宗時致仕
以父從弟重大子重冬為給事于中遷奏者卒子重
治立之從烏羽德宗初復徙龜山至子勝澄時上曰
龜山要地也勝澄病久不之國移為松山侯致仕子
勝之立寬文中親成坐事免重宗從子重矩以知政

事守京兆尹拜侍從重矩雅固有名于執政之際見
俗日尚奢侈愈益儉素率下未三月京師化其風初
到任子遮駕云我輩以橋下牆側寺門社樹為家頃
者吏嚴無竟昔之所重矩乃建屋東山下處之曰使
掩風雨馨有檢校白當四分等目為馨者之政納錢
多者為檢校次者為白當若四分以次分後之錢
京師俗雖非馨者冒籍私其利重矩知其為奸拳籍
召馨者勅吏抉眼咸伏地涕泣解衣裳去板倉氏有
家約布號令聽獄訟三世著名京兆後主者無能及
也雖江都當時効京兆久治云重矩文重昌者襲勝

重壽者幼為世子親信殿中有殺人者吏以重昌為
幼不問重昌見土井利勝曰對簿不可為士操不復
見公利勝驚言上盡出置對者神祖知其異于人為
駿親衛將內膳正城皇宮使巡其功久集五山僧議
秀頼所鑄鐘銘遂從攻反神祖許反和使本多正純
蒞盟辭曰反相來臣當行今水村重成實來請更擇
行者至則問誓言為太上耶將上也重昌曰臣非上
使迨還神祖善其對增食邑明年立花宗茂發砲救
本多忠純三軍大駭重昌走呼曉言軍乃定反壞神
祖獨從重昌先歸明年神祖預告重昌起陵日光建

廟江都既而德祖從其言父勝重死表子重宗封邑
已多于人使重昌襲食考中島德祖從西城為侍中
魚宮扈一將使視京師于阪之役久之德祖即世免
家居為大宗使封肥後耶蘇起上起重昌為將往擊
以為百姓苦苛政作亂使者至解兵請罪令重昌故
徐行賊集于原下降發肥前筑後共攻之軍少不利
上以為主將權輕更遣知政事信綱初上以重信為
將信綱自重昌有病恐不任事大老忠勝曰上誠
是病赤固已既行長子主水正重矩見信綱求從父
行不為白見阿部忠秋及入會上在浴室召內

使監曰為我言重矩求從父軍臣以為不可不遣即遣之重昌以是望信綱上又使之數輩趣平賊京兆尹聞上復遣信綱歎曰殺我弟矣重昌擗膺曰大丈夫拜為將反受人制乎部諸將攻城不拔死之伊豆守信綱至小倉使人先相聞寬永十五年正月朔齊起攻城適久留米世子背約襲賊為賊擊破重昌知事不濟留重矩于壁出與諸將魚貫攻城為矢石聲不能進大將重昌監軍貞清獨不退從勇敢士數十人攀堞欲踰鏡中大將之冑以木叉鉤之重昌援戈登賊鏡射其胸斃監軍亦創從士扶退重矩聞父死

慟哭出厲軍復攻諸侯不應筑前相執鯁固止曰今三軍之命懸于足下業之不忠遺命在耳背之不孝君必止重矩乃止以兵屬知政事破賊有功福山侯贈之刀曰尚食不死於是父子之名天下莫不稱焉重矩別有傳
伊豫守重形重宗次子也兄重卿紹父封分万石封為山川侯補大衛將憲守初移為安中侯為奏者魚祠曹免卒以外孫神保重曰為後移為泉侯至德宗立二年卒子勝清上如光陵帥兵守龍圓阪為大衛將遷奏者魚祠曹參政典既收善守其職進退不

告度信宗時移封安中代本多忠統副判度支
大坂留守阿部正次往時謀納贈納言者正宜孫也
父名正勝少與神祖相愛相長同日元服自執尾居
駿朝事征役未嘗不從在左右小田原平封市原從
鳩谷拜伊豫守當如名古屋正次年己長見本多正
純求從正純曰行事嚴不可以告第行公不子怒至
小田原見正次問正純以實對召正次曰是行也有
父子者從其父行今而父與行而歸衛世子然心善
之迨還除為宮衛將慶長五年正次從圍上曰如阪
父子共為奏者是年正勝卒正次代封鳩谷屢益食

萬五千石遷大衛將甲寅從板倉重昌董盟城中明
年與阪將治長相當軍亂紛拏正次令所屬曰我軍
面垢甲敝擇白皙鮮甲者擊之於是戰得八十級身
親殺三人城壞命使受降者送之伏見遂守南門二
十餘日以功封小瀧三萬石為奏者移侯小田原守
阪一年元和九年從世子之京師行知政事事移封
岩槻寬永三年為大坂留守益封三萬石及七百五
十人糧以五萬石賦居于阪前留守高木正次獨決
細事權不甚重大事受成京兆及正次出自知政事
之列位次京兆奉璽書歸令大與京兆相如此時正

次獨守京橋後因置副留守正次有惠政甚得衆之心民或生建祠祀焉自正次後留守有成法遵守莫著績者獨德宗時酒井忠音土岐賴稔咸稱良守自有其傳寬永十一年太宗自京師至大阪以私財共具甚適上之意十四年耶蘇起御史止諸侯無得出兵于境上書言其狀正次見副書召副留守大阪令都船丞議咸是御史正次曰以耶蘇比親鸞々々小而耶蘇大親鸞發即至而耶蘇踰四旬又有會議書記号令之日備風波覆沒之難是發賊使備完而欲猝絕之不亦難乎昔親鸞起尚遣延經年若從御史

之言其禍恐不止時月之際上若有怒正次獨享其責務檄數御史不任事令諸侯隨便宜征討上聞之曰正次言之是後有事以此為此十八年入賀世子拜從四位下恩礼甚優正次有二子曰正澄以乙卯功封万石重次為親衛副帥以親衛將遷親信當大京親政封廣治侯相參政遷知政事使治作光陵進從四位下免親衛將正保四年上益封正次万石聞病甚使重次率御醫往治正次素謹慎聞重次御命至命戶者莫內盥嗽朝服而後見之重次見之以不起使大衛將大阪令從其所諷就外舍正次知為重

次意曰高城浚池建樓臺觀守之所以固死節之臣也右城而忌死安用城為阪有副留守死則代之而我所以欲死于斯示不以死廢守也對州貴人也我不輒逼必取決于上上書言之上視之嗟嘆尋赴至甚憚焉此時正澄死已久命重次襲侯重次葬其父後守未至會言福賀侯謀反以便宜為征討之備聞之與所欲下一一不違上甚悅明年閏東地震使巡光陵又以琉球使者往光陵為使起祖廟上野迨上病不起泣曰昔上使臣執駿侯戒臣曰子為我死臣當時許君死今上不起臣獨竊生以食不可歸家自

殺死子定高嗣割六千石與正澄子正能分小瀧万六千石封弟正長明曆三年內城燒使定高從腰裁宮于東城已成卒子正邦幼立弟正長曰後十年遷之正長內十龍于官保己邑有之遇孤不謹至十年無避之之意知政事忠秋與重次從昆弟也諫使立正邦是年寬文十一年也嚴宗復以十瀧封正長是時城久廢有司曰正長管兄孤之家厚歛多私藏無恤士民之心宜不給當城之具上從之正長不知擇弓矛帷幕飲食之器善長者取之憲宗時徙刈屋卒子正良立移佐貫給營造之費對馬守正邦致從役

起代官町三移封卒正邦進從四位下所從曰宮津
日守都宮曰福山一益封及正能還之邑通為十萬
六千石嗣侯正襲築刀稱隄信宗初代山形侯為大
阪留守正襲不樂為吏病免子正尹有孝行願國供
父後亦為大坂留守志之孫宗則襲正能侯孫文良
史臣曰所叙三京兆一留守至今天下紀之彼西子
材德関于物不絶以繩索得展千里之足于草昧之
時矣哉重昌木亦足辨賊惜哉制自中而致其敗也

永井水野井工安藤森川傳第四十卷六十五
永井直勝大濱里正長田政廣曾孫也贈劔言與政
廣上宮祠田政廣無子之大橋廣政大橋氏皇孫尹
良後也廣政己為長田氏生直吉尾峰屋賴周士百
人侵大濱直吉合義從三百人擊走之此時岡崎世
子好舞豪長者令里中年少學習舞岡崎庭中世子
偶見直勝舞者中悅之舞罷召親問其父名言父初
時事及其先所出間者莫不警動世子益奇之留與
居同卧起參公誅世子召直勝曰大江廣元後或為
長田氏或為永井氏往時長田氏弑其君令直勝為

永井氏考公遭明智之難直吉熾舟迎公作食從者
此時公日騁數十里直勝步未嘗離左右小田原平
食上郡五千石為宮衛將遷大衛將拜右近大夫賜
姓豐臣氏以宮衛將從戰關原如阪為奏者受四方
之謁明年益直勝二千石此時盡封功臣封井伊直
政澤山本多忠勝桑名三子大功之臣也望不祥語
直勝曰上起自參君臨天下成我輩百戰之力也而
賞之不如一朝之勞關西諸侯特一戰後上耳何功
出臣等右直勝曰君過矣上無諸侯關東一諸侯也
與誰誅三成爭衡天下哉且也諸侯非有君臣之固

非有兄弟之親學國從軍棄妻子不顧以爭命曰又
之下縱令工私薦故與之同驅馳首級之賞何以服
天下之心君之所將關東人也所食關東粟也雖舉
軍咸死安望其報令上幸益封從國善地而君辭其
福就不測之罪我竊為君憂直政作色曰我雖不肖
不與君輩同直勝曰所與卒多則功大少則功小咸
上之所為也若論一身之勞恐不讓君拂衣而去二
子竟相謂以直勝之言為因直勝受前之命於是
直政親負寶器往獻直勝不受直政固進曰子幸寬
之過教活榮子竟不受送物是竟不寬

也敢固進直勝竟受結列到之交直勝前後長久
手斬池田信輝々々子輝政後尚良祥主立功関原
求見直勝上曰今者以吾來避于外輝政曰戰相殺
為其主也自古不讎召共相見舉觴曰君壯士也何
邑之不稱其功意參當時輕我之父乎上於是以輝
政故益食不石天下益高輝政之節甲寅以護軍將
万以下無職事不隸諸衛者悉卒從軍之中行奏
者事乙卯我兵少退直勝部獨進當敵竟破軍直勝
部獨不對簿以無犯法加賜黃金初直勝奉命後故
田辺侯受幕府儀以故田邊侯知足利氏故事也神

祖與從從駁論定礼仪卒神祖世居駿明年封笠間
五万石執藝侯令直勝與安藤重信定藝二使行收
諸侯去廣島三里下營笠岡廣島守福島治重曰二
使令臣等去城無正則手書陪臣為正則守城不知
上命遣將因守六城直勝以為侯居江都路遠侯嗣
子在京師欲使々嗣子治重又曰陪臣受命正則不
受正勝臣等不敢從二使恐久之生變進兵迫城々
潰獨治重及因見知名者數十人在二使以為易制
不攻之適正則書至六城盡定留二十餘日而去又
與本多正純北收山形直勝出江都應受上之命收

山形執正純令岩城侯守山形歸報封石河七万石
使參聽獄辭寬永初卒上復每言及惜之直勝弟白
元初為使者如朝鮮著軍功自伏見使適稻毛九日
而還為從五位下監物以御史從夜軍以使適音撮
金賜之直勝長子尚政乙卯使如駿府神祖以為應
對中礼使與水野忠善井工正就板倉重宗同侍中
及阪有功益食二万石為親衛將使家衆城山里寬
永元年遷知政事德祖居西城魚西城宮衛將是時
知政事侍中咸領兩衛父卒命襲封邑與松平正久
使收駿遠明年免官封淀十万石拜侍從為監作皇

宮又為上賀天子是時家丞佐川田昌俊有文武才
著名公卿之間昌俊為侯守淀發庫貸將吏貧者尚
政使郎中詰昌俊曰貸金固當何故不請對曰淀府
厚充矣而吏士不能自賑所得俸盡入費豎當夫婦
墊隘困窮之時顧指府庫流涕怨咨是用府庫為君
貯怨誰能効力抗守臣欲請之知君之固必不聽臣
不忍上下相敝盡出貨之困無收息利史士十年完
聚無損上因矯命諸伏斧鑕于前尚政不能詰罷尚
政老子尚征立分三万石封群弟從宮津卒長子尚
房前為奏者死于故家次子尚長立奏者輕佻好凌

人水野忠善與大父同執事于中尚長爭位次辱忠
善嚴宗厭代命守山陵為鳥羽侯殺之國除封弟直
圓新庄万石為後列于奉朝請病乞骸骨子直亮立
德宗時為大衛將免復起為大坂右副留守
尚政次子尚庸字子中少受兵家之言事嚴宗于東
宮之嗣位拜為伊賀守受父封為侯食二万石以
列候補謁者領鷹大二坊典賜列侯璽書遷參政監
修本朝通鑑代板倉重矩為京兆尹侍從益封賜俸
咸万石後病免歲餘卒子直敬字直鄉立為奉朝請
謁者憲宗時從封鳥山領祠曹又從封赤穗遷參政

侍東宮從飯山岩槻四從卒子尚平字伯修立尚平
卒弟直陳立奏者
水野忠善刈屋侯信元弟藏部正忠義孫也忠義病
不能從軍小田原之役降日繩令忠義守之忠義有
二子忠守為尾相大和守忠元初除外尚署稍貴封
山川萬石大監物以親扈將從阪之軍還為奉行忠
元卒忠善襲食三万石奉朝請親衛將遷為西城宮
衛將給事中用事太宗初親政廢駿侯使忠善守中
府還為侍中封田中侯率二從城駿府久之從吉田
從岡崎益食五万石世子工光陵也龍尾備非常忠

善學甲之兵法校焉好事招致諸奇伎勇敢之士隣
國憚之為鄙人傭作如名護屋糸測池湟吏見將捕
之跳乘馬逸去蓋預備得之尾敬侯知其數來欲擒
之方計不能獲又殺尾人乘馬涉矢矧者尾人貴之
對曰無矢矧無岡崎設令矢矧如平地何以為上距
尾之衆耶且大國欲知其深也不誅此人忠善無守
岡崎尾人謝罷積數事敬侯欲條白之上執政居間
兩棄之憲宗時忠善子忠春補奏者魚祠曹行阪留
守事還有舍人負賈人二千金使忠春償金罷為奉
朝請卒子忠盈立五年給事于中使問太上天皇病歲

餘修大樹松雲二寺造參地圖卒弟忠之立上殺赤
穗侯令忠之圍赤穗邸出其衆又興作東城畢役為
奏者文宗時遷參政章宗立為京兆尹侍從德宗召
為知政事令掌度支專達上之意而不為吏民益封
万石從如光陵後論納米之事忤旨免忠之雅好禪
於是乞骸骨為僧世傳誦其詩子忠輝前為右衛門
大夫改佐於是嗣為岡崎侯
井上正就阿倍定古孫也定告知其妻有身出嫁井
上賴秀生清秀清秀屬大須賀康高有戰功以少子
政重事康高其母以乳母傳養德祖長子正就從母

長于後宮中以故稍貴幸用事慶長中自親衛將遷
侍中乙卯以親衛將兼扈衛將從軍有功拜主計頭
元和三年為奉行九年封為橫拱侯侍德祖西城領
親衛將寬永元年進位列知政事初德祖欲誅殺郎
中正就意其罪不至死將白赦之不得其道從容見
上曰太上何故愛如此人德祖愕然歛容曰若然子
何不前言遣正就往問安且告郎中事神祖曰明君
也夫郎中之於天下至輕設妄殺之何關治而不難
遠遣貴重之臣必欲得其中而不吝喜怒其間雖古
所稱何以尚焉留正就與語五日因使赦郎中播其

德天下德祖乃曰微子幾不聞此語厚賞賜正就時
人聞其語者序次為編所謂寶訓也正就自畏成滿
書本微時稱号聽事壁出入常視之然神祖戒之曰
與同僚計事勿擅權初正就因行人豐島正次為子
正利詣泉界令島田直時女為婦直時許之德祖不
知令娶駿相島居成次女正次俠者曰使工若知前
有約不強之是正就輕我也我何面目見里令刺正
就于朝寬永八年事也正利代父為侯為上起望月
樓于城北正利清靜能治嘗居橫拱有流言賊至見
付代官興眾至橫拱正利偶與人棊使謂曰子速歸

見付告吏而擾民如江都言子剗職于報政頃之有
走至曰賊至正利棊不止徐曰妄言死詰之見代官
眾以為賊其實有民私鬪而傷者歲然燒監察封事
曰我不欲聞人之短如甚嘉惡不俟監察之言也有
水旱災必親行境茶庫藏賑施川越侯松平輝綱憂
曰小國多事不能休息正利誨之曰任而無擾民乃
安莫問小過吏使其職又率直不趨勢利執政酒井
忠清居其隣敬請不往好從老者和歌從者若其達
夜不歸正利知之退朝偶從者飲酒市中使獨從行
正利語之曰我擇汝等汝等亦當釋我夜歸勿作顏

色召人與嘗海鼠腸庖人盜食之詭曰奴誤覆之正
利不復問黃魚飲客其寬如此為奏者領祠曹呼淳
屠如奴汝等不知佛貴忍辱欲人尊己勿復至庭是
時京兆尹板倉重宗以習事重于朝執政動輒曰某
地某事京兆處之奈何正利曰當如此當如此得報
無不如言左右使令者咸家人子可年十五六每朝
倚門俟歸下馬執扇行歌使童子和之哉先哉後至
使坐所一日早退童子登木摘菓入門無迎者徐步
至庭恐其驚之自隱使其輩而告之與本多忠義交
善當正利來盡見其女曰為令嗣箕掃妾請擇焉正

利欣然不言熟視指少女載歸忠義止之曰宜白正
利曰後聞亦可竟與俱歸後病免乞骸骨子正任代
為笠間侯前正利為奏者時從焉正任亦奏者祠曹
人或言所任某子恃太橫正任乃案誅之有司曰正
任列侯法得誅罪久而賜第近殿門非行刑之處無
忌憚心免官奪其第憲宗時從郡上致仕子正岑立
正岑初名正通以寄臣有同名者易今名為奏者祠
曹從丹龜山遷參政改封下館旬月益封之笠間侯
三年為知政事侍從德宗立三年益万石正岑無學
術謹慎取容庶不納貨無所私受人之言竟不為發

無子之酒井重遠子正如列侯爭求結婚遜讓不有
聽娶本多忠次女卒正如為奏者工如光陵守令市
還母何領祠曹正如精辨而其母西條侯女德宗從
妹也將大用之以不善宰臣不遷卒子正賢立從官
城正就弟政重事大須賀康高者康高死事會津侯忠
卿母何去歸江都從攻阪寬永四年為筑後守置吏
士典耶蘇獄改重降蠻人具得蠻情使義乎亡呂友
慶有妻居飯田市居揚子者龍口而今揚子岸也又
福岡侯所捕獲蠻子言耶蘇奪人地先遣伴天連教

其國人作天主觀居之徐厚其墻約銃士利兵其中
此其國知之無奈之何終役屬保之既以其謀取呂
宋近欲入日本遣名黑川壽庵者今將至又得日本
人於呂宋阿媽港受其教待學成遣歸教鄉里政重
乃白上益搜索耶蘇之賊起使如原城還補侍御
史封廳南侯出行海道波示杜瓦示至後如長崎政
重好易及諸子書居官尤謹鹿獄退朝讀康誥呂刑
棠陰此事詳刑要覽等書再三反覆乃止後致仕以
子正次不率教廢之立孫正清三傳至今侯正森正
岑弟正長以元祿中補外親信遷行人選為甲大夫

遠江守食五千石以前所食地賜養子正矩仕于朝
迨甲侯入為太子為給事中封石名章宗未謁者兼
初曹以病免子正敷大衛將謁者大衛宗未謁者兼
安藤重信也孝人也正父家重事贈細言父基能為
同旌旗死御方原之戰基能弟定次死於伏見之
難基能長男直次後為知政事兼紀相次重信後攻
工田還補外尚署直長相親信對馬守子餘年封吉
井侯歲餘為奉行部西諸侯鑿海口播侯卒使如播
盡封嗣侯之弟得播用事臣中村主殿若原右京諸
為高利誅之還適旨封小見川萬五千石甲寅部諸

後收小田原尋從伐阪至永原上馳如京師令重信
護諸侯除諸軍至阪以護軍與休多並重共得側面
策德祖巡諸侯壁將踰大和川軍吏畏敵猝至此之
不聽重信乃所視目正重曰路遠上願明日早出率
馬南還二人諫上率此類也既與本多正純留墮阪
城乙卯率所屬為後軍使長男重長代將躬往中軍
赴戰德祖視士卒亂列不進將親當敵重信引馬不
放固諫乃止城敗令重信視秀賴大野治長連見時
之二十餘人衛秀賴重信與神祖奉使并伊直孝薦
命待秀賴以不死時之求輿馬出母子而後欲皆死

俄矢砲雨下秀賴知不免自殺重信遂分吏封府庫
居阪二十餘日奉所嫁秀賴天壽主東還益二万石
元和五年封高崎五万石率兵定藝明年送王后如
京師母幾卒子重長固前已食邑於是襲封事大宗
子東宮使旁城阪二條諸侯補宮衛將大宗親政南
駿侯于高崎使知政事重次蒞殺駿侯重長事駿侯
謹見重次再拜誓首曰駿侯上親弟也未有天罪惡
于天下一旦使者口傳教命又無璽書封與臣之未
敢遽奉命久之重次曰重次誠不足言然上所親任
号令天下職莫重焉以重任併大事君亦何疑重長

曰非此之謂也駿侯雖有罪上同母弟也一旦殺之
必其無悔乎既有悔心說言起于其問雖君貴重哉
恐無自解君願勿惜一往上具聞其請璽書復遣重
次使忠長自殺上以為忠益封万石後二年置祠曹
官領僧尼巫覡及遠方之獄以重長及松平勝隆為
之尋為奏者使收三春以列侯典朝鮮館事以祠曹
從世子之光陵及如高野遷行人于遠方海中迎親
王立為日光坐主明曆三年卒孫重治代立收佐倉
古河從如光陵為奏者收沼田毀其城從侯松山卒
子重行立重行為對馬守以知政事有對馬守改右

京進為奏者將吏官以列侯致役役于皇城役止魚
祠曹典封邑璽書改進為亮正爵號文宗初移為加
納侯病罷祠曹德宗立復用為祠曹遷大坂留守入
見上為知政事尋罷政傳太子辛無子族弟信尹立
定次子正次有膽力年十三脫仲父家定于厄殺其
仇十六伐甲于遠自反先登斬首從是從軍必有功
奉使值適旨常使護輿作甲寅先往視可立當所及
後軍失火軍吏爭赴火所正次獨前至城門下見敵
出與不出甚悅使趣攻鳴野正次日米澤秋田兵足
破鳴野唯恐援兵來無當又上願復遣兵不然取不

能守工然之用其策取鳴野軍敵使加食邑明年為
司旌旗失馬從行德祖見之曰不可使正次從行命
乘馬士自擇善馬正次見加兵不戰欲激使進奮擊
蒙剗死子正珍使者寬永中先驅將司檣安藤氏支
廢仕者不可殫紀
森川重俊大父氏魚為尾騎士父氏俊仕參為砲隊
將二子氏信重俊氏信至百砲將重俊幼事德祖為
親衛將娶安房侯妹安房侯知政事忠隣塔也忠隣
之得罪也重俊坐前後神祖次中原繼如小田原間
忠隣子忠常之病檻封囚酒井忠次家明年從家次

攻阪有功赦置麾下重俊善事駿侯以故益幸于上
寬永四年奉行參知政事封生實侯兼西城宮衛將
遷侍中列知政事德祖即世自剗送葬太宗切齒曰
重俊若在不足族矣長子重政嗣為生實侯次子重
名嚴宗時給事中重政孫俊胤元祿中給事于中為
親信遷大衛將入為給事中除奏者領祠曹章宗時
為參政賜俸五千石德宗立二歲免俊胤生大衛將
俊常之重俊后又為大衛將遷大阪左副留守信
宗時入為奏者
史臣曰甚哉謙讓之可尚矣直勝諫井伊本多其用

内務省

之也泉直長及其道而殞其宗太宗亦以戒正就正
就自知而不能正所止也悲哉重長重俊同為駿侯
之地而所以為之者便異方于處于骨肉之間可以
鑒哉

稻葉堀田朽木内田永井傳第四十一卷六十六
稻葉正成本林氏五世祖通魚為濃清水城主有二
孫長田通安其子佐渡守通勝為尾將季曰通忠為
左近大夫於正成曾大父也正成始事仙石秀久不
遇亡歸稻葉通朝會其嫂有身寡居使正成蒸焉生
兩子正次正定而死通朝愛正成有材畧繼以孫女
蒙稻葉氏所謂号稱春姬者也又生兩男正勝正利
一女久之又亡歸牧村政高于岩手政高妻與正成
妻從昆弟而前產正次等者姊也政高乃使為家政
迨政高死于朝鮮陳中秀吉以為孤幼以正成為之

後佐渡守正成慚所往而易姓受佐渡守不受為後
復去佐小早川秀秋與平岡頼勝為左右相勸秀秋
固結參公迨公北代會津三成作亂召秀秋正成遂
中詰秀秋曰公兵未足禁諸侯據姬路以待參公至
從賊無為是時秀秋兄木下延俊為姬路侯畏三成
不有內秀秋姬路正成乃先之伏見語鳥居元忠曰
此城危哉無佗奇策待救千里之外必敗矣君願使
勝俊迎高臺君置之內城使我君守西城夫高臺君
於少主名母也未有為少主舉兵攻其母者且筑前
衆足拒敵哉元忠前已出勝俊不聽正成策秀秋遂

攻殺元忠引兵東至松尾及三成吉繼拒東兵關原
使頼勝自後襲吉繼不克正成乘隙亂擊破殺吉繼
軍三成走秀秋進兵圍澤山戰少退正成亦繼進破
其兵澤山降上遣村越直吉齋重書黃金繒纈往賜
正成曰黃門之功咎子無之從秀秋為岡山侯秀秋
愈益驕不聽正成等諫正成頼勝與其塔掘田正利
等出奔江都會大宗主正成妻抱正勝之入後宮正
成不知妻子所之迨見太宗殿中所抱女子則已妻
上熟視正成笑曰子以妻奉幼子命更娶上佐世子
女封二万石改曰内近頭乙卯將濃信兵從大阪之

軍久之德祖封忠昌為高田侯拜正成為高田相封
厩川白忠昌弱無老成人輔之子強為我相之不久
我召汝是時所更娶之妻生正能而死之越娶永見
氏生正房於是正成四更婦五亡命再至封侯諸侯
相一為大將咸多婦力子正勝前遂從太宗居元和
初歷親宮衛將九年為奉行丹後守列知政事之後
以其母於太宗勤養甚有恩而安其位不易甚貴幸
典築西城及梅林諸侯助造者咸屬之漸益食柿岡
二万五千石正定為尾宮衛將正利事駿侯正能補
親衛將上已移高田侯于越前正成見上竟無還已

之意亡匿柿岡上関馬寛永四年封真岡侯歲餘死
以其邑賜正勝上廢肥後侯令正勝以内藤政長等
四諸侯會中川久盛等五諸侯于肥後定肥後還封
小田原八萬五千石守西六関命司農增其城十一
年正勝卒子正則立正則於春姬孫也而外孫堀田
正盛之過于稻葉氏明曆三年正則為知政事進從
四位下適有司將立一谷門正則以為努藏之宮室
未復如後門定置衛士可已白半其制已悔曰後人
有以此革祖宗之制昔終身病之所為遵奉故事無
迹可見寛文中拜侍從益封二万五千石長子正通

封万石謁者祠曹嚴宗厭代春姬養子堀田正俊定
策立憲宗用正通為京兆尹侍從益二万石而正則
老罷知政事居二年乞骸骨正通代侯除前所食邑
分萬石封群弟京師尚奢侈高賈率畜伎倡瑇瑁珠
璣飾屋之邊敷之繡綺錦食必求遠方之物正通下
車盡毀撤之本庄夫人出新五郎特勢橫于洛中交
通公卿日夜淫戲無節正通捕與其家使自殺初正
勝弟正能以宮衛將守駿府為弄兒所殺嚴宗召于
正休使襲食邑親宮衛將石見守給事中正休受南
學于大高秀明憲宗時抽參政青臺侯使往畿內興

水利至京師見仁齋先生々々知其賢作語孟字義
與之天和二年八月刺殺姑之孫大老堀田正俊于
朝知政事復斬殺正休侍御史云正休封書附臣々
未及進其書曰先臣不良死嚴宗枉法許臣襲食邑
臣當効死一也今上復抽臣位宰臣之後爵臣為侯
臣當効死二也臣乃与大老正俊死報萬分之一云
上竟無治其事不知為何故於是稻葉氏堀田氏重
足而立上令親衛將三枝守興如京師免京兆尹召
歸江都居品川十餘日乃得歸第久之徙封高田朝
謁不得後侍從之列正通行千金于工及本庄夫人

所親愛二子二子能移上意十餘年之後起為大留
守上親贊見夫人曰是春姬曾孫也夫人曰卿為京
兆稱其職前新五郎自取戮已非卿辱我宗卿莫自
疑翌日拜為知政事移國佐倉堀稻如一家自正俊
死正通絕不與通世以是議之寶永四年致仕子正
知立治作代官町德宗時徙為淀侯卒子正任立為
奏者卒無子立從叔正恒三月死立從祖正倚所養
太田原氏子名曰正親為宮衛將立不久為大反留
守居阪數月卒子正甫立立復修堀田氏之好奏者
祠曾免進從四位下

堀田正盛武內宿禰後也自正應中名行高者居尾
堀田子孫或事斯波氏事織田氏事豐臣氏正盛父
正利事秀秋娶稻葉正成女後春姬為上言妾有女
婿正利亡岡山居江都止乃立召見補宮衛除行人
從阪軍有功遷御史是時有御史得罪去者正成固
與之交懷金追及六鄉與之其訣御史或告之德祖
曰某得罪于我孰懷金追與之膽力可任事寬假得
展其用德祖以是為能而子正盛日貴幸稱病不出
春姬亦白大宗任正盛元和九年大宗即位大宗既
悅正盛幸寵為出羽守寬永初為新衛將封萬石六

年拜知政事領參政改加賀守造籍序百司以祿爵
為侍中從如京師進從四位下遊觀射獵凡無不從
至月三遊其家正盛嘗病遣御醫治之重上之命謝
醫千金上聞之亦賜千金其見愛如此正盛忠秋重
次從歸自獵從行從後且諸且行至淺草門策馬馳
歸從官咸無及忠秋重次及東門正盛入報官者出
逢上于庭中於是得賞亦多蓋當時宰臣非特優遊
養望已兼責強有力者也十三年封川越侯罷親衛
將十五年封松本七萬石超位執政之後拜侍從如
仙波作神祖廟十九年封佐倉十萬石其地實十五

萬石正盛寬克容謹慎不預人事是以無有過失為
人士所歸太宗厭代既殯歸家謂子正信我死代我
侯慎無失眾心集士眾曰善輔孤我承恩至篤天下
無事輔臣多賢生無効報之日死當侍地下公等効
我使孤獨立退朝見重次揖日後相見於是二子咸
自殺死從死者凡四人同葬日光正盛死表子正信
立為奉朝請分万石封弟正俊五千石正英之事
嚴宗歷親信對馬守三衛將後事在正俊語中正信
竭力事親夙夜無怠色然嚴敬御下無恩賦稅倍于
父時民不聊生有民奏記言之者正信磔之殺其妻

子保及山僧叩馬求釋其兒者久之見其作崇祠祭
之初水戶威公不能嘉正盛著于顏色酒井忠勝恐
其構見威公求養季女載歸嫁正盛正信其出也
忠勝憂曰正信好虛名樂禍恐覆堀田氏之宗時人
以正信好兵招名士此之忠勝子忠直及土井利隆
松平輝綱水野忠善青山幸利等而忠直每輒成之
日子無人君之言正信祖父之罷工書請振貸群吏
不報請以私財為工假貸又不許正信慙益不是忠
勝及松平信綱為政會刈屋侯言事奪爵土正信迺
上書曰先臣正盛生逢國家盛時謬蒙拔擢致位宰

執之列受第土之賜思為國家試身鋒刃之末膏血
原野之草其道無由是以死後大行酬其志矣上嘉
其忠誠於諫閣之中立臣襲先臣之爵惟臣亦無汗
馬之勞受上將之祿臣不惜身首為止願効犬馬之
力臣之心也方天下如金甌聖明比日月固亦万世
無圖報時如今之時唯有冒威伏闕以陳愚忠退伏
死私第有是以敢言無諱詳論得失唯上幸留意焉
臣伏惟承統以來已經一紀善政未行仁聲未洽士
民日窮困矣頃者功臣之後五失侯除籍無所歸者
不可勝記是有司用法苛酷使天下重足而立也蓋

迨大亂之機而不覺盈積粟帛畜聚金玉以重樹萬
姓之怨有司以為奉公在此諺曰螫之允應身之量
是非有司之罪因宰輔用心不均遺公徇私也臣知
言必不達必不用奮恩斬佞臣以除國家之害而
恐一人死一人進有司以臣為懷私快念滅執政輕
朝廷捕治臣宗族放斥臣黨類大違先臣教臣事上之
心是以疾首痛心且止且臣聞諸先臣太宗執上牛
懸勲申勅及言宰臣伏床下所受夫不憂身之將殞
丁寧至此為天下萬姓慮至深重工豈忘之哉大臣
不務以德輔君太宗所制善政良法皆一不修豈忍

遺命欲奮私智也自太祖以來舉人取所長不求同
己是故百司祇勵時聘材能今則不然兼國之均者
擇取廝養驅使之材收斂蓄積之能欲其便事易使
也若或天下一旦有變孰與謀國孰與行軍上春秋
方富宜日引長年耆老訪問往古得失言時政便以
不便而大臣壅塞掩主之明竊弄推柄舌隔上下一
事不得輒行一言不得輒通臣亦恤春秋不時玉体
不安且縱令万分之一若溘焉不可諱後人視以為
本朝之制如此不復知祖宗之世長年耆艾居常在
側從容道善述德聖朝從是有缺蒼生從是日苦子

孫万世有竊議不聽不明者也是臣所以冒死不諱
者也臣封國十三万有餘謹納有司上願以其地復
封功臣之後不遂者府庫倉廩可贍者贍之可貸者
貸之勿使饑餒凍寒于道路天下万姓戴土知祖宗
時臣視如此賜死司敗猶生之年也臣欲造朝面陳
臣恐言未冒聽吏已持臣囚臣為狂易失心齒臣深
室之中當此之時噬臍無及是以附書二老婦身佐
倉使大臣不得掩蔽以傷聖明上願下命召見得面
指陳於是昆弟宗族杜門待罪上使其弟飯田侯安
政佐倉召詣江都正信曰弟聞上書進乎不者我不

出安政歸見執政而適正信曰雖死我往至則執之
飯田賜子正昌俸万石奉祀氏後彼之小濱京兆
尹白故佐倉侯如京師蒙譴不畏法命遷阿正信如
京師者憂上無子有祈神也聞嚴宗厭代伸鍊自殺
小濱侯阿侯咸見責讓以調護不密憲宗初正信弟
正俊乘政柄豐前守正昌自大衛將代季父正莫為
世子傳食邑吉井世子薨出為謁者免徒宮川子正
序孫正陳德宗時自大衛將為參政數月遷世子少
傳是時正孫正亮為大阪留守遷知政事掘田氏復
盛支度任職事迨世子即位之謂信宗正陳復為參

政頃之侍德宗于西城增三千石德宗即世罷奉朝
請
朽水元綱少子植綱娶稻葉正成女為妻之繼母曰
春姬任植綱事世子之立是為大宗以植綱為民
部少輔二衛副帥宮衛將抽為參政久之免將封土
浦侯使如肥後以肥後侯幼立也嚴宗時為奏者使
收佐倉其年卒子植昌自奉朝請為奏者徙封福智
山免造皇宮德宗初植昌子植元以奏者典賜列侯
璽書植元卒子植綱立植綱卒無子立叔父植治前
為宮衛將於是立為侯又無子以松平兼起子玄綱

為後妹之子也玄綱又為奏者
內田正信工藤祐經後也方足利氏時為勝服氏居
遠洲股事駿曾大人近江守正之一屬參一屬駿正
之子曰谷正次慶長中為奏者兼祠曹云正次有從
子正世為親信遷尚署大宗見其子正信悅之為親
信同卧起二十七元服為侍中領親衛將封小見川
万五千石大宗厭代自殺送葬其母為長御聞之怒
死享保中正信孫正徧醉傷夫人前三十石致仕子
正昌立
永井尚清古河侯直勝次子也以親衛將從阪軍有

功還為內親信此時上夜遣左右中臣世子及駿侯所淺妃令私宮如駿侯所供且咸厭酒食而歸東宮日衰絕無至者至者尚清已終如竟不語駿侯保女春姬深憂世子不立而計無所出知尚清剛正無貳陰以世子命諷其兄侍中尚政動上尚清曰雖無命臣固將請焉尚政亦間憂之聞尚清言還將起尚清以為不受己言率裾反之尚政笑曰弟未知我意世子有命不敢不朝服即日入白世子不安狀上驚曰如此乎何不早言益貴世子其位乃安太宗深德之迨德祖厭代抽宮衛將為奉朝請封長岡二万石久

之毀長岡徙食高槐三万六千石太宗厭代率兵衛光陵皇宮災命監造副使卒子直時立率兵收宮津卒無子從已尚征子直賢立直賢卒為子直英幼故立新庄侯直圓子直達築小石川門卒直英立章宗時卒直達弟直斯立今侯直行直斯之子史臣曰春姬之於太宗不特留侯之於漢惠已初聞神祖定其位中往々結列侯功臣固其位終動當路之人安其位加之用親姻為股肱耳目及發大号令常預其議縮攝二氏固是乎興矣尚清剛直不能久居中以大宗度量尚不能容矧中材之主耶正信雖

政直孝亦稱其職弓馬故實上將洛內使長醉爛上之足工怒命誅內使長忠秋當賜從官酒有愉色入謝曰前者命臣出內使長臣惶恐失聽不請所以處之臣不敢難詳覆而使上受濫刑之名是以冒死重請上悟減死論其善移上意此類也寬永十一年從如京師進從四位下明年春以忠秋松平信綱為知政事封忠秋為壬生侯久之代信綱為忠侯屢從行之光陵益廣廟制適上之音為置酒遊其第東市火起一日一夜不止忠秋部諸侯毀市斷火之所嚮火自止亦甚適上之意是時多貴重臣而專任職事者

信綱忠秋也三人議多不合上遊神田臂鷹立魚肆命從官投石于水走求石無有取肆頭蛤代之忠秋聞賞魚肆金信綱曰奉至微之物供乘輿之求其於賈之榮莫大焉宜無給直忠秋曰不然事之甚微其宮將大所謂榮者以著名蒙福也民之於上減產供命何欲且也從官至衆奪以供求暴民從是始動達其暴榮於何有上善之賜金賈人東宮立遣傳世子世子立是為嚴宗以忠秋為有勞拜侍從知政事於是益慎察學士林信勝與語稱細川賴之之賢忠秋曰賴之白君黜己崇君之威似矣而使後世傳以為

忠下得言不為名當幼主時非所以教也舍人主
牒者問前賜名時之語忠秋曰止書賜名于月日之
下其語不可得聞是時駿府男子由此正雪謀反誅
大老忠勝曰遊士遂客居江都中至眾謀反者本微
毆此輩為助也請勿居江都而塞其源忠秋曰天下
者天下之天下也不安一人而苦天下也夫子無事
者未必皆與逆也所以詣江都者欲仕諸侯也諸侯
固是得異材殊能奇伎上以事朝廷下以治其民且
出之海之外則善若獨居內地與居江都何異諺曰
疲馬不畏策非不畏策足不能馳也若驅於朝不度

夕之人曰汝必速從此輩去無所歸居無所止不為
亂何為若用忠勝之言驅之使為逆也臣以為不可
上徧問群臣大傳正之知政事信綱是忠勝執政直
孝是忠秋上竟不聽忠勝初上為世子時從朝太宗
上之曰忠秋來神祖起自岡崎大小四十余戰立君
臨天下城江都咸以我為堪任大事謂德祖曰此是
長孫居也子行傳之令我多病不久侍二祖于地下
當大漸時若不能言忠秋汝記我言而輔世子之孫
万世為我後者這次莫忘此言天下有變死守此城
以承神祖之賚明曆三年正月十九日三藩第燒火

及內城大臣奉工如西城直孝忠勝咸有園池周數里請上避火信綱請如上野忠秋曰我不知諸公所言猶是為火耶西城縱使遂燬山里足容乘輿其地無殿屋餘燼無侵備不虞耶去城保野不為得計神祖以來四世五紀國家無玷商賈安業非望覬覦因何而起縱其有之命一將誅之易於振槁且示天下內中狹窄儀行之出甚非所宜宰臣猶喧忠秋言上曰上豈忘太宗託工于臣之言耶工若不許臣必不從行上日子言是我不出此忠秋乃令忠能陳兵西城下火及其家不敢還乃治三年佐倉侯正信以言

事免侯知政事忠清得人設主客論其畧曰客謂主人曰正信不知上惠任忠勝信綱卒言其非以失爵士學屈子之忠忽漢父之戒宜哉為天下笑也主人曰否々志士仁人畏死改節一子為政不平一子矜智欺衆天下無不知也是故由此戶次之為及以清君側為名二子曾不知恐懼恒惕自省一以為微斂百姓可益國家為工畜怨積恨于府庫一伏粟米跳躍糶又知瓦禁解賤買濫置白收園地而請自賜至蓋封賂求善地二子為國柱石營財利如是甚害于政余又聞信綱如京師有寬遮白佯慰遣之奉使

未畢不可受它事比還必問既歸道東山欺衆如此
正信惡之如讐苟有益國家雖失爵土不悔何必曰
非忠清初欲造誹謗之法忠秋直孝忠勝止之而止
於是又議之欲推造論者忠秋曰昔在唐堯之聖不
能無過但樂聞其失為不可及耳懸敢諫之鼓立誹
謗之木朝無壅蔽之患民無咨嗟之聲善則從不善
則悛也今出入宰臣之家者大率紀袴子弟也所言
雖異其見粗同無如此人放言不忌宰臣何以閭閻
巷之議備預過失誹謗之法必不可設忠秋為知政
事三十年以廉潔化下府中未嘗有抵職罪者宇和

侯嘗賜舍人衣二副不受曰大災後命減貢獻恤臣
民至厚如臣等鄙人不當受賜宇和侯慚而止此時
宰臣獻酒食諸侯求遺珍異佐其饌忠秋獨不受忠
秋好駕有贈二駕者召使者盡放故所畜曰頃患其
喧故不受也善為我謝信綱言于朝曰饋餉害政禁
列侯勿贈宰臣忠秋曰噫列侯未嘗通饋餉以是觀
之在受與不受也不必禁正之聞之曰豐州之受遺
命宜哉太宗可謂知人矣而信綱亦不怨其不相容
病將死謂子輝綱曰豐州賢相也事之如事我見忠
秋執手泣曰我與君出入五十年起自微細致位宰

執之列戮力恨心思欲為國家固太平之基報明王
之德議事不雷同諂附必得所宜外人不知譏之以
為相侵願子自愛善輔明主寬文二年信綱卒三年
益封忠秋食八万石五年以老免今月用事聽決獄
十一年夏病乞骸骨許之命言便宜事忠秋無子而
心不善重次不還封于兄子忠能諫割二万石與之
不可與之六千石而不失宗子之礼月朔十五日先
詣重次從其後入于朝重高兄弟雖屬卑猶執此礼
於是傳封忠能歸忠能邑于官及宗家朝廷下命褒
之許歸宗家不許納邑于官今年為此不登有司請

立酒限有犯者許奴婢告籍沒財產賞以其半上疑
不下之使宰臣詢忠秋對曰不可奴之事主人如臣
之事君也臣念臣家不能顯奉法令而國中不得志
者至衆然不敢上書告臣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若
許以臣之爵祿之半而求臣之罪臣死已久矣夫法
者天下權衡也權衡一傾天下必壞是故制法必可
遵此法一立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君恐明
智之謀復起于今大失治體負制法之意又有萬治
惡馬者宰臣請除乘馬掌惡馬工曰忠秋領廐牧可
往詢忠秋曰令曾疾狂易者不得給事于中恐雖愈

復發也夫馬亦然縱令善服御不可供乘輿賜列侯
給官騎列侯官騎固致毀傷支體無辭謝之臣念乘
馬之士宜服良馬斥出惡馬且士大夫以俸祿之餘
買乘馬於不可服御無可復得宜勿祿此人以遺貧
士其人亦得施其伎是固非有土之君所欲得也而
矧於縣官乎工善之並後忠秋之言大老忠清乘國
政驕奢居第近下馬牌人謂之下馬將軍好斂酒列
侯所賈人出入其家者往嚮其具餘知政事率亦如
此唯板倉重矩自京兆復徵清分已忠秋召忠清等
數忠清以常不奉法曰足下善之已若不善之與

足下辨于上前忠清避坐謝微公焉聞此言自少
不知畏惕以世之預政為公及豆州讚州所推不期
致此過既聞公之教不敢不改忠秋謂正則廣之數
直曰既擣侯非諸公所得望也然不尚謙從約莫厭
于眾諸公何必奢侈相誇不思善其職大宗以臣為
愚懇不忍大漸時命臣國家大事得便言之臣老時
上亦以其言命臣以為受命至重便不便職不職
知可無不言凡在此坐者咸上之所甚重天下之所
瞻仰也今臣之官為天下而不為身諸公善思焉忠
秋亦進封事上曰是我太宗使忠秋言也再拜而受

遣參政正俊其家語秘無聞忠秋得嬰孩兒棄路者
育之長為嫁粵府中少兒出入嬉戲其側以知所好
惠播磨守忠能為侯三年徵為知政事忠秋曰噫非
而所堪也自我居職未嘗斯須忘疲民而我以不能
食稻受斯病蓋疲民多而不曉耳而何不告我之死
速罷政為知政事三年忠秋卒之歲餘以病免二歲
致仕自号養拙子々正武為侯五年奏者祠曹憲宗
初越有大獄故相正矩曰某事々々臣不敢專與某
議咸有手書吏知其姦不能詰正武曰當時子知
有此獄而不失其手書此獄子起之明矣子自以為

直乎正矩不能應服其罪誅死既代土井利房為知
政事判度支以抗直聞工遊其第益封為十萬石卒
子正喬立正喬先是以奏者魚祠曹於是代為侯免
祠曹文宗初遷為知政事章宗時使如京師約幣至
德宗立二歲以正喬前與間部詮房比而擅政免寬
延元年致仕以子正敏幼立後子正因為忍侯
松平信綱司農屬大河内秀綱子也秀綱弟正綱承
松平親綱後貴幸為親衛將右衛門大夫慶長八年
信綱八歲見正綱曰如兒書歿千錢穀之中苦幸得
蒙松平氏兒雖不才因此得進正綱奇而許之神祖

聞其語召使仕東宮與內藤忠重阿部忠秋永井直
貞日夜出入執事太宗初立便殿前有石欲去之無
路可出信綱鑿坑其旁埋之天主以白土塗之雖毀
寸許修之甚難信綱命吏去土盡用白土一成不復
壞上以是為有才類為參政伊豆守將親衛二軍偶
賜食于前味惡上及信綱幾病屬信綱治之明日朝
日進藥耶曰進曰臣嘗試不服藥察其失和此出主
家便愈危人雖不職實無它異幸上寬之竟白免其
死其後上出失所愛鷹命二先驅將求之莫將信綱
盡召求鷹者人與一簡遣之且而遣之得之歸報使

人傳呼曰中其散四出者咸集凡百事有不可行者
咸走問信綱授方即成号为知囊寬永十年封忍侯
明年從如京師進從四位下又明年與忠秋同知政
事三年冬耶獲賊起上遣故侍中重昌往伐又立信
綱為總督以大垣侯氏錄為盟軍盡發九州兵十二
万人至原重昌死賊已六日矣集諸侯曰上不知臣
愚委以諸侯之眾諸侯之士多前歷戰陳者願受
教聞号令不一以不可勝敵眾復勿背出言
觀原賊一一合上之言賊老幼不下三四万所積雖
多不過數月之糧之盡自斃賊食於伐薪捕魚難共

爭山海之便賊出矢砲伐之不出合柵待其敵起樓
察其所向賊不足敗從是止不戰賊中食日乏居三
月餘福山侯至勸信綱攻賊諸侯咸集中軍見佐賀
兵登城麾衆曰先往者為右戰薄暮止明日破中城
賊趨火死男女無少長殺之凡万五千人明日圍雲
仙不見一人罷兵毀原城信綱望諸侯及御史先破
賊背已約白不行賞其私衆初以遇之所恩不樂從
軍共誓而後行世非之明年封川越六万石內城災
命監工役及增祖陵與忠秋重次咸稱上之旨女帝
讓位使至京師拜侍從益万五千石太宗厭代有司

案故事欲閉四門信綱與忠秋議不許人心益安振
田正盛阿部重次死秉政者信綱忠秋二人已執政
直孝大老忠勝以三藩之意語二子舉可與共執事
者二子曰雖臣等孰不如正盛等所以不死者無輔
少主也豈敢自請代疇晝夜交直不離宮中職事無
有廢者明曆三年江都災朝廷取材遠方令諸侯自
取諸私邑不必如式改造信綱狹陋其制率諸侯咸
得其便水戶侯欲徵衆入衛信綱曰縣官無關何假
一藩且以食少歸諸侯于國留江都者聞水府兵至
復咸召衆其國食無以給人無以安甚不可從是後

縣官之財而民若少錢會京師地震大佛壞當修治
信綱白以木造之銷其金鑄錢於是錢大出而世美
其破流俗之言寬文二年信綱卒子輝綱立次子京
兆尹信興別有傳輝綱子信輝方憲宗時移封古河
造久野廟文宗時其子信祝從吉田為章宗奏者德
宗立十四年遷大坂留守封濱松政尚嚴豪俠歛氣
莫敢為非徵為知政事延享初卒子信復立
史臣曰忠秋受遺居阿保之職內以誠輔其主外以
峭直立宰執之間至小心謹信執志不回加于人一
等矣獨其不忘疾民者抑有所不可及也信綱智有

餘然所謂難以獨任者忠秋助之以成其美亦名臣
也德宗世執政咸仰成首相當議姬路侯之罪乘邑
欲削國之半信祝曰以其罪則不止于斯然其先國
初第一功臣也宜奪居第勅使致仕二子議不決輝
貞具以告上乃從信祝之議

板倉久世土屋秋元松平黑田傳第四十三

卷六十八

知政事板倉重矩及父重昌時以万石之賦戊辰府
一年又典韓館事還自原襲封万石上遣井上政清
長寄使重矩行耶蘇使事改主水正為内膳正重矩
襲封三戌及四貞王使館為防火使供門衛各一家
日之責債者朝夕守門無可食其下召從其父原之
戰者謝遣之家丞諫曰此皆出百死歸一生者當與
主之家終始何如遣之重矩曰然此皆其名聞于諸
侯諸侯爭欲召之為我故不能適今日我遣之明日

有召之者若遣老幼凍餒無所歸我雖知其不任事
不忍也居者行者間莫不流涕寬文元年益萬石為
大坂右副留守以騎三十卒百人屬之守京橋五年
正月雷聲天主鷓尾天上下伏硝黃數十万斤御史
走詣重矩重矩施行馬于門矢砲持滿徐見御史笑
曰前已移遠之領衆入毀墻牒是以災止大工上聞
以為可任徵為知政事封鳥山四万石重矩清外不
畏權勢以酒并忠勝嘗薦其父獨時詣之雖大老忠
清權傾人主未嘗曲從其所為會京兆尹不暇職免
以重矩守京兆拜侍從居二年復入為知政事初重

矩有園在墨水東摘菜其中餉貴人迨貴名其廬曰
咬菜語人曰人多忘貧賤時事我不為也得賞賜及
遠方獻遺分與宗族親故侍女年二十五嫁之奴婢
莫不懷其德奴嘗折所愛弓在右為之懼不敢不白
重矩曰此弓之疾也逢寇我死在今日幸也荒歲有
負母乞食者有司白其孝雖道路色養不怠命還之
故郡賜粟米後有佯取老嫗病負乞道路者夜則役
使之江都令請罰之重矩曰不學之使善何至罰之
傷人實孝者仙臺侯幼公族宗雪上書言相原田直
則謀廢侯立其叔父宗勝々々為子娶大老忠清女

而善事當路重矩知廣之受章不言謂廣之仙臺大
國也宗雪所言存亡之機也不治君亦不免廣之恐
白之宰臣御史理官會于大老宅聽宗雪直則之辭
大老怒重矩助宗雪曰此中有嘗宗雪者重矩正色
曰此獄仙臺之事已穿臣有黨之者亂天下之政請
急究竟其事姑止仙臺之獄大老益不懌罷後直則
辭屈擊殺宗雪衆便殺直則上高重矩之義益封万
石而寡助不能為善成病卒長男重長先死中男重
通立為奉朝請後將傳兄子重相立五年謁者祠曹
嚴宗猷代副使典葬儀既代稻葉正則為知政事行

世子傳事從四位下內膳正歲餘為世子傳封岩槻
六万石以重相病廢之立己子忠寬有告重相實不
病者案驗如言上怒免官待罪居第一年奪頃益万
石後邑信坂本又一年勤致仕以二万石封重相三
万石封重寬元祿中重寬從福島重相養子重高封
庭瀨一万七千石重高本小出英利子也其孫勝興
見今為侯重寬子重恭死無子養高木正陳子勝里
立之

久世廣之百砲將廣也弟也寬永中歷數官為親衛
將大和守封廳南五千石以歷諸官無過失使造天

主石止還侍中領既政甚被罷任命廣之牧野親成
內田正信齋藤三友察舉朝謁宿衛不如法者而廣
之寬好掩人之不善恐其得罪大宗進食々中有虫
著筋視廣之々々取噉之曰庖人無狀進美不熟上
亦覺止人以是稱之舍人告小吏率不慮廣之曰汝
不請為之益俸使養妻子請罪侵牟是汝之為耳汝
勉存恤之無重汝罪嚴宗立為給事中封万石典築
海岸明曆三年監諸侯起內城寬文一年為參政時
年代松平信綱為知政事益万石封閑宿五万石延
寶未卒子重之立為奏者憲宗初坐事免役封庭瀨

居三年復為奏者封丹龜山久之役吉田領祠曹還
參政復役閑宿於是凡四役重之若之其相以刀礮
為害欲又役重之曰當我之時請之使得我死人將
請我所請汝而後悔之晚矣我不欲居善地為此故
也章宗時為知政事德宗立三歲益封万石後病避
暑深川給舟遣之竟不起子暉之立

土屋敷直父曰忠直其先金丸氏事甲君其伯父土
屋昌次沒長祿之戰神祖後賜昌次子藍稅忠直父
昌恒從甲君死天目山忠直幼匿駿清見寺神祖見
而奇之命阿茶鞠之長事世子被嬖幸用事還自閑

原為民部少輔封久留利侯數直兄利直嗣侯元和
未兄弟共為親信而數直事世子之愛之誓曰莫
相離側俄旨停朝會上以世子如京數直以誓之
故不敢不從每舍杜門如居江都時世子知之召見
待之如初為宮衛副帥遷親衛將嚴宗立為給事中
使如京師寬文二年為參政封侯五年遷知政事食
四万五千石數直歷數官至知政事莫能建明獨傳
增上寺鐘雕乳鐘成封土浦拜侍從延寶七年卒時
距利直卒五年矣利直子賴直以殺人失侯數直子
政直憲宗初為世子以謁者使尾還給山陵葬虞使

收田中為田中候代水野忠春為大友留守益万石
納田中于官一年遷京兆尹入為知政事復封土浦
公遊具第益封万石寶永中免分月治事文宗德宗
咸益万石賜杖于朝杖于朝者本多正信與政直二
人也已以老免致仕初憲宗殺赤穗侯無敢諫者唯
政直爭以為罪疑刑重雖不見用朝廷重其持正為
人善怒亦能忘人之過以是多附之者以上屋氏由
事甲礼武田氏修君臣之好至為相不悛德宗工光
陵政直子陳直卒兵守外山還為奏者
秋元喬朝戶田忠昌子也以承外祖後蒙秋元氏初

淺野長政封甲以甲人秋元長朝謹信薦諸神祖為
親衛將越中守封群馬万石長朝子曰泰朝從攻反
之軍約毀城罷兵神祖屢問隍平泰朝通犬許之道
白隍已平神祖乃錄其道行神祖病晝夜左側侍湯
藥遂從大行之光陵還為宮衛將太宗用為侍中封
谷村万八千石泰朝子富朝富朝女為戶田忠昌夫
人富朝卒知政事信綱便立從子貞朝執政直孝以
為從子不如外孫之親使信綱改立喬朝明曆三年
事也憲宗時喬朝以奏者使收高田還魚祠曹遷參
政十餘歲為知政事前後三益封為四万石喬朝快

活洞達下情為之請事方其未下不安寢食若已抑
之者行達其火下輿待其過望之不可及而後去有
惠政臣民無不日祀禱祚是時松平吉保無敢違吉
保見知政事曰上以某日遊臣之第喬朝曰子傳上
之命耶語上之旨耶上之命乎知政事當下諸子子
不當下知政事吉保不能答有司欲以瓦造水道而
省費用喬朝曰不可瓦之為物雖經久不可移用雖
堅易解地震築作重載之車咸足破之雖日改造恐
不能完吾聞木厚七寸間水土百年々々一易於國
不足為費次第就功於吏不足為勞用木便上從之

寶永二年移為川越侯使巡畿內憲宗厭代由起廟
陵文宗乃益封万石章宗保母江島有淫行常以謁
文廟出如戲場通優者朝中無行者要會市中有司
畏莫舉之喬朝勅吏發其事遷保母于高遠冗竟盡
依法律名儒物茂卿語人曰川越侯性寬至治此獄
失其常恐不能久其年秋卒子喬房立以奏者從如
光陵致從役鑿三义口卒無子以戶田忠余子喬求
為後喬求老貞朝子涼朝立為奏者信宗時魚村曹
遷西城參政為知政事剛正不過時以病免
松平輝貞知政事信綱孫也父之弟信興為世子親

信因幡守遷親衛將給事中參政封侯憲宗時封土
浦二万石餘遷大阪留守封三万五千石納土浦千
官徵為京兆尹到任卒遺命後輝貞輝貞歷親信外
親信為給事中護作孔廟於是襲侯爵封壬生免給
事中典内省事如故自信興好武著兵書十卷至輝
貞推行其意謹選練試伎力便器械待徵令有水野
忠善酒井忠直等之風時上衛任甲侯以娶其女尊
貴為侍中後四位下右京大夫置酒其宅增與封邑
拜侍從四益封邑食村上七万五千石憲宗厭代免
侍中以列侯助造廟陵輝貞庶方益封時司農菽原

重秀語其舍人我為司農膏腴之地為侯能得之輝
貞怒舍人曰是重我罪逐之下令曰我本非有勤勞
侍中封侯小心奉公猶恐不免其為我告諸有司如
此舍人而深恩憲宗之德以嘗代齊食終身不食肉
使吏士雖小物不得有所殺獻代後每旦必詣廟至
為知政事尚猶不怠然徧外御下無恩與友塔黑田
直邦不善相見竟不交言德宗欲用二人使人和解
乃貴柱來文宗立移封村上賜五千金德宗二年召
封高寄十五年起為知政事以老故不治事使京師
賜曾所御鞍具因是竟不駕輿上壯之特不善其騎

涉大豬川信宗初年八十致仕前是以從弟輝規為
嗣白髮紹封即日進從四位下輝規子輝高後至知
政事

黑田直邦中山直張次子也其女館林相黑田直相
女也直相愛直邦蒙黑田氏直邦弟曰成住為牧野
成貞養子館林有世子直相任直邦為親信迨館林
侯嗣位是為憲宗會世子薨出補親衛拜中尚署豐
前守以甲侯塔居甲郎上過出過其舍賞賜甚多元
祿未封下館林進從四位下憲宗獻代免侍中德宗
時為奏者加祠曹祿食沼田二万五千石代安藤重

行為世子傳益五千石卒養子直純立本多正矩子也移封久留利為奏者直邦少不戲謹慎讀書師事大宰純拜相益封即日增其俸至養子直純立減半純以為其先君所以師事之意盡推不受云史臣曰重矩出入著績竹帛雖及其子大隕家聲舊來知政事率抑成于大老侍中而不能有所建明脂韋其性而回罷位德宗立黜間部而久世土屋等以耆艾定策甚尊禮焉然不能不貳紀來之臣如水野大給稍任事則不善其終也餘署名遵行故事已

堀田牧野柳澤米倉傳第四十四 卷六十九

堀田正俊字克明加賀守正盛叔子也太宗以為春姬孫也命春姬鞠之後宮中八年出為世子親信知政事利勝見之曰此兒音聲發于胃脘中姬死即傳湯沐邑于正俊正盛亦分守屋万石死於是為備中守剛毅有不可犯之色學士林信勝常語弟子曰見此人酒望龍必貴盛侍中重昌大傳正之知政事忠秋成恒稱其為人万治三年正俊兄正信有罪失侯出正俊為奏者寬文七年封安中二万石三年為參政領鷹犬二坊代久世廣之為知政事益食四万石

進從四位下母何土病日劇無儲位會三藩宰臣于
殿中議立世子前是上弟甲侯館林侯請假司農金
十萬大老忠清却之甲侯竟病卒館林侯常切齒不
得有所廢忠清知之恐館林侯立黜已欲召親王幸
仁撰位偽曰後宮有娠請奉親王為大將軍視政如
鎌倉氏故事以侯子生所生男乎即立之若女擇三
藩二典立可者所以安遺腹也知政事正則忠朝利
房參政信興乘政無敢言非者正俊厲色曰神祖之
制大統若絕立義直賴宣賴房子孫當其世者號曰
三藩不與諸松宗室同就臣庶之班重繼統也今館

林侯上親弟也雖三藩誰敢爭之於遺腹叔父也宜
父事之而承其後然外召君以亂神祖之制正俊以
為不可也若必召之正俊非事異姓者去為館林之
臣水戶侯曰今日正俊之議誰敢違之立徵館林侯
至則立為世子發喪於是世子立是謂憲宗遣正俊
迎母本庄夫人々々欲見正俊々々辭曰臣奉命迎
大夫人不命見大夫人上聞其語親贊見大夫人大
夫人下席執正俊之乎曰公之德唯死乃忘上乃解
所佩刀賜之是時忠清矯遺命不得立世子上位來
固特倚正俊及藩邸舊僚牧野成貞等為耳目已其

秋命正俊主天下戶籍弛租稅賑困窮親書主忠信
三大字賜之拜為侍從正俊乃進所為三惑論其畧
曰武王聖人也何不立微箕而自立也微箕仁者也
力不能復宗社則不食周粟可也何以受其封也夷
齊賢人也諫而不可則輔治天下可也何以餓于首
陽之山也上手書報之曰觀子之所論周武王及微
箕夷齊書精誠貫天地忠義固金石天降斯材國家
之福也明年夏五月忠清利房正則免忠清憂懼死
以正俊為大老左少將荒前守食古河九万石立世
子知政事板倉重通為世子傳正則子正通為京兆

尹堀田正昌為大衛將上謂正俊曰天下之事在得
賢人當戰國時致死行伍易立太平朝正其君非難
子為我務得其人正俊以為上意如此成治不難當
事而行無所避也所言必聽所令必行禁奢侈自後
宮下比士庶之家言付板倉重通及列侯不奉法者
或削或免雖一時肅然多不便其政者初太宗造大
船三年而成上起樓觀其下可肆騎射有田種菜蔬
自有舟楫以來未聞其如此盛也大抵歲奉以十万
石竟不上供正俊立議毀之賈人出入官府望之不
異士人正俊言不得佩刀天和二年益封正俊四万

石長子特進下總守正仲進從四位下國史副總裁
撰定服忌令弟正英以參政為世子傳而封侯尋以
大衛將正昌代為世子傳妻從弟給事中栢葉正休
為參政封青墓侯使巡畿內兄龍野侯安政為奉朝
請上為館林侯時謹慎好學見承大統天下拭目望
初政勉厲作治委任正俊久之有舊臣幸者言正俊
大盛上復稍漸不堪大夫入歎曰不如藩邸之樂所
用多新進用刑深刻号令無常徵發日急人皆咎正
俊正俊以為己首定策欲以死諫正而塞天下之口
於是外為尊重而畏忌甚于疾疢一日上從容語曰

凡思事之皆善事竟無成譬之制器垂成又剗幾不
成器語曰水至清無魚治國家者不可不知正俊亦
承間言曰長于亂世善治其國治世之君無志于治
上曰是人情也譬如多病保天年健者中夭折不足
怪正俊愈益不樂退朝歸家據席大息移時不愈食
至則拜而食初父正盛將死撫正俊曰汝行成大器
所至不可測也汝勿忘我言剛者必傷損而不矜免
其禍也正俊由是書不矜之字于便坐壁坐卧視之
然竟以是敗所善松浦侯晨叩請見謂久之曰君既
不容我之言請勿復相見君後思我之言正俊淚下

如雨俯而不言有間作曰敬受教臣力憂天下未遑
謀身君之教臣已聞矣請勿復辱松浦侯歎曰君固
社稷之臣也握手辭去月餘及難參改正休使事畢
歸江都退朝往飲酒正俊所居人耳語夜半罷明日
刺教正俊于朝貞享元年八月事也明年京兆尹稻
葉正通免參改正英貶為奏者正仲移侯山形別與
万石之地以磽确故也貶爵比先封文侯二年彼福
島地益惡而收別所與之地有司侵削求疵瑕移郎
三甚狹隘正仲處危無怨望之色國不足罷斥吏士
憫其無業量口給米數年稍還之元祿元年正英死

有司以正英長子土佐守正親正英死不請傳封與
次子正矩季子正章邑不使正親襲封寄食山形死
是時水戶義侯致仕潛言上曰正俊有罪可戮其子
孫若尚許傳為侯朝廷自有其體上悟乃善遇之召
使聽講論語時適病泄不敢不詣于朝使醫強治詣
朝後數日卒前正仲立分大宮二万石封弟外親信
伊豆守正虎字直約上野万石叔弟正高成膏腴之
地也諸畧物擇善者與之及正仲死正虎以奉朝請
為之後除大宮二万石久之移封山形進從四位下
助役浚酒勾德宗代酒井忠音為大坂留守遭病劇

林信篤者信勝孫也聞之往見正虎曰堀田氏廢久矣雖病強行必死于道正虎曰敬承教治裝行至龜山卒正虎前養正昌子正直已死立其子正春一年卒立正俊它孫正亮奏者祠曹為大坂留守有召績信宗時遣知政事益封万石
上野侯正高為人無常至易名十餘臣妾不能紀之好歌交京師諸名家因用事者請移國畿内上許為堅田侯汗沢常被水災亦僅一往國耳正虎疾之不與通林信篤曰是先侯愛子也不得絕之正虎乃許今侯正實服阪安利子

牧野成貞右馬允康成孫也父成儀以宮衛將遷為館林相越中守卒成貞亦為相備後守幸于館林侯會嚴宗無子獻代大臣秘不發喪徵館林侯欲立為世子侯將出成貞止曰上病革未聞其間大臣以上命召公若不立為嗣則禍且不測不若稱病勿往視其變侯曰善遂稱病使成貞詣闕請事大臣請之成貞正色曰上病革無世子侯上親弟而不預謀恐踐不測之地上辱大宗之靈是以憂懼不知所出且侯實病不能詣朝大臣前成貞謂曰我屬百口保乎無異速歸奉侯來既館林侯至於床下立為世子繼使

婦歸至邸成貞前賀世子憮然不言良久曰為人臣
子而遭君親之病豈稱賀之時成貞汗出浹背慙懼
不知所言而世子心知其有忠不之間其明日嚴宗
厭代世子嗣位寔為憲宗即日拜成貞為給事中居
中用事尋封侯列知政事兼世子傅是時堀田正俊
以有定策上甚重之然見親任而移上之意不若成
貞天和二年益封二万石進從四位下三年封閔宿
五万石拜侍從正俊死上置酒其家增二万石木庄
夫人以舊故數亦往遊其家成貞致私財為上作儲
昏端門外隸人使之成貞前以女妻黑田直朝次子

成任為嗣美濃守後密有所受使死所妻女斷髮成
已憲宗方貴僧隆光命以成貞之妻之從子隆光弟
子成春為嗣初成貞薦親信柳澤吉保為中尚署能
知上意所在中之益貴而成貞日黜左右或聞吉保
為侯教士卒戰勳為之成貞曰如是徒勞人耳我為
將以身先士卒元祿六年成貞病免歲餘乞骸骨養
子成春立為奉朝請進從四位下封吉田八万石卒
子成英文宗時移為延岡侯卒無子群臣共奉成貞
少子貞俱立之德宗之光俊率兵守新町奏者祠曹
撰定法令遷京兆尹後封笠間卒子貞長嗣

柳澤吉保其先故甲武田氏疏屬也大父信俊方甲
亡時逃之歸參距相于新府父安忠調為館林大衛
館林侯承大位以吉保為親信出羽守善事妃嬪益
為上所愛元祿元年封大島侯遷侍中三年移食佐
貫三万石進從四位下六年知政事成貞免七年吉
保封川越七万石拜侍從臨聽理官治獄日々貴盛
雖宰臣無出其右者造寬永護國二寺護作適旨益
封二万石從四位上左少將美濃守賜第西至神田
橋東盡常磐橋南對考立之地邸第之盛雖二典之
時不如也內臣多起宅于其中有行殿數遊焉妻曾

嶋氏出入侍上側如後宮御者與子男女充厭賞賜
列侯餉遺山積以助其歡上遊於其第拜子吉里為
從四位下越前守又命吉保元服賜松平氏及吉里
安通時睦三子拜吉里為侍從益万石咸受命行殿
寬永五年封甲十五万石領谷村九万石命數如大
國侯吉保謝曰賜以舊地君子以為誣上矣子婿姻
婭莫不尊寵者吉保不見喜愠之色無知所發而善
候主之意必先得其所欲為官吏有過徐言乃救之
者常多上晚多忌諱嘗召左右中士見其刀吉保送
巡有難色上強取之以木造刀上怪之對曰上侍衛

不為不多微臣不為損惟臣幸得出入便殿左右郎
中無問臣者臣自以為不可保者狂易也日夜思慮
不獲于心陰去其反而後得安也惟上幸察焉從是
益親近其中上之意多此類也有一士欲求薦無由
得見日之適立門外候出拜之初或為使不之省久
之覺有異召問其故為上語立拜為二百石郎其有
驗于上如此然上稍厚于黑田直邦而不能平于吉
保幾將生事直邦者吉保之婿也文宗之為世子吉
保有刀馬至即位待之尤厚吉保欲起視事徂徠先
生諫曰人主各有所幸必不可吉保乃稱病乞骸骨

從是侍中詮房費用事嘉吉保之避之親禮終身不
衰吉保老吉里立分地侯二弟再城駿府享保九年
移封郡山久之見子伊信字保鄉稱松平氏有司言
始賜姓無及子孫之語請下之吏上曰固當賜耳釋
之是年為從四位下美濃守列內諸侯罷使知政事
及勿得乘大薦輿帝史鞞其陷刀曲撩傘從騎皆止
之吉里尚如前終身延享二年卒
吉里之從郡山上從安通時睦于越後兄為黑川侯
弟為三市侯安通子里濟時睦孫信著咸不賜姓信
著父保經尚為松平氏

吉保姊之孫曰米倉昌尹憲宗初為先驅將其先出
于武田氏神祖定甲四世祖米倉忠繼與折井信昌
徇武川招降故武田氏之士昌尹見吉保日感自以
為固宗有親事之如文度擢相宮衛尉丹後守為給
事中典大夫入用度遷參政領中尚署尚方直作等
諸曹封高阪侯使如京師護中堂興作益五千石卒
傳子至孫昌照無嗣立吉保子保教保教享保未卒
因先隊將板浦八郎請立九歲兒里矩保教買妾所
生居高阪大臣召詣江都柳沢里濟松平保經曰里
矩二三歲兒不當九歲疑有姦世子傳直邦夫人其

姑也亦告其夫獨米倉賴母無言下吏驗問家丞恐
里矩幼代以賴母弟昌晴責問賴母免八郎官逐家
丞三人後里矩早死無可為後者昌晴竟立
史臣曰正俊之鏡銘曰為臣不思乎必見其主之不
君為子不孝乎必見其父之不愛自省則君之自修
則父之烏乎自省自修而無其形必以為諫爭救正
之未至而其主不能堪也如此不蒙禍者矣君實
有國而臣制其柄日非正俊幾踐其矣正俊既死
至孫復興孫正亮字子直嗣為山形侯五年兄士之
祿以為國雖足不比它侯史士亦不比它諸侯遠也

欲遷國以利宗社衆士是時佐倉侯乘邑為首相兼
政正亮頗意事之自稻葉氏前正通免京兆絕不與
通於是正亮賢將貴來修前好左右諫不許正亮不
拒交之如故既以奏者領祠曹那智有十九年獄正
亮立決遣之代既橋侯為大政留守斷大罪宥小罪
毋瘦死于獄一年信宗立以乘邑專罷之召正亮為
知政事侍從與佐倉代封為佐倉侯既橋侯忠知欲
敗封事不克後正亮以乘邑有勞于前朝漸稍薦其
子山形侯為謁者祠曹嫁其妹于岩城侯言易與善
地是年上立仙臺主卒命議應除喪受明年賀正否

正亮曰諸侯以上禮絕旁親今主推其本名紀侯女
宜除喪受賀正然是非人臣所得議當請西城之言
上乃從其議大政副留守多死于官人不樂為之給
事中藪與正亮及忠知請給俸三千石任滿遷奏者
從是副留守為美官有事于廟陵唯賞知政事正亮
言與祠曹以下同受賜板倉勝立傷肥後侯于朝本
多正珍命史閱吉良義央毛利師就故事正亮曰是
不可待例肥後大國也勝立微者也非吉良毛利比
且列侯因此生恐懼之心為憂不少臣請為使問病
許至大故立其弟以安肥後衆上從之執勝立殺于

國崎郎既古河侯忠良列特進忠知兼政忠知與中
醫爭佐賀嗣子病不得立上遷忠知為特進正亮兼
政寬延二年庄内侯忠寄為知政事拜侍從在前嬾
宜居上進正亮為前列與侍中中大夫大圖忠光悅
心贊翼上亦專任為政判度支正亮在朝嚴正雖侍
中参政必遇以法然舉微者之失固言無之時官省
不得言遺忘正亮特為遺忘救人之過其為政為可
斷不以其言取人違眾不為受怨不避斯善其後是
以初不見憚終安之有令使者即言正亮為之德宗
即世遺命無建廟上曰在昔不以天下儉其親大行

功德隆盛後遺命不宜我百年之後宜後遺命正亮
率同列進曰大行依古制法垂之万世臣等聞續志
為孝若不從遺命千秋万歲之後無復奉上旨是使
大行功德不明乎天下後世非上所以奉大行也臣
等願上從遺命上不聽再三乃從葬畢罷先驅以下
賜金待闕或造惡言書府墻正亮懷示諸朝故事有
大禮秘儀注不出正亮曰是宜示人習熟不然臨事
躓踰大禮或缺有請者使止觀度文章雖同列秘不
之見正亮曰諸公後亦為之國家大計不可不豫知
傳相示謀可否嘗有言是可者正亮曰始余復為然

今則否有物于斯十年二更倍價一更是倍價損價之道清宮省減吏負要復在此建東朝正亮言主其村不主其費國役本止關東正亮見小國小邑苦永復其法行諸天下水府請歲鑄錢十方正亮却之曰十萬誠無關天下然為金二萬兩除爐炭鑛徒之費不過得萬兩三藩之費三十萬之富而以微利于朝廷余所不識也仙臺請糶米三萬于大阪又却之曰三萬不輕重仙臺此其意不止于斯綴令其無佗号為糧費不在其中阪亦不得實其數在今日猶不可它日因事增數大為西州之憂清人留長寄或十餘

年長寄尹不得給直如之則關上供因此貨益苦患甚多上下俱敵內外欠課正亮薦司農松浦正倍魚長寄尹清人無留者正信反中言得罪人供咎正亮卒上問長崎事于正信抽其子為御史正亮憂火厲民治一縣舉行之天下上知使治三五縣正亮為民興利與金買穀備凶荒如境內之法司農神尾春英以勾剝得位召縣吏旨增課之方正亮不得行志出私財充課民建生祠祀焉正亮又深憂工在深宮中無輒進言者徒知聖賢之貴又無博閱書不知民間利病偶有以假名節經史之語者視之以為可

益君德濟民事因侍中進之持珠求事規求毗輔贊
翼不違道厲民也上以為忠謂正亮忠光曰余臨天
下十餘年無善利民為我思其方我病不能久在位
遣正亮光陵祭告其意正亮反與忠光白蠲逋負十
六万是時初息或多田租見令出皆稱万歲既侍中
死增封正亮万石傳位世子之固知其厚德委事
如故正亮初居大坂以為礼義廉耻闕一則頌作四
維銘自戒還江都夙起聽講書朝退與左右嘯咏飲
酒建文廟于寢室東行二仲釋尊以府事敷史士食
惡取親嘗之戒饗者以罪夜遣書謂侍者曰夜息晝

行貴賤一也此事可待明日耶其恤下如此山形民
聞其為知政事相率叩司農府請無移封於財不妄
用然有急不顧千金宮川侯家有大宗所賜九鬼氏
之壺貧質于賈人正亮購得與宮川侯有事于光陵
大行人受命便行慮其遽不辦私贖以資是以姻親
諸官多歸之寶曆十一年病卒知與不知皆惜之子
正順代為佐倉侯

喜多見戶田間部有馬加納傳第四十五卷七十
板倉重昌著名于夜之盟後從德祖如京德祖聞江
都多盜賊人不夜行甚憂之思所以靜之酒井忠勝
言惟重昌可使能止盜使不殺人重昌使至江都集
將吏于殿中稱上命數之曰上不知公等懦不任事
留使守江都頃者盜賊充斥日以殺傷人間公等所
職何事而無捕獲一人及擊殺者莫夜杜門無敢出
首小盜猶然有若窺城郭者孰為拒守將吏相顧愕
然不應大保忠教著年在坐前曰臣等慮不及此
使上憂盜賊臣等之罪也臣等願竭力捕斬以贖罪

在列者咸曰如忠教言盜者蓋非為飢寒起將吏間
忠少年為自此是夕江都中無殺人者上益奇之為
宮扈二衛將加侍中々々或置或否有其時與人耳
無則併其職給事中々々亦重職也嚴宗立未習
熟故列侯諸司不得自通盡闕白宰相章宗幼委政
宰輔々々因侍中言事後中役是權重宰輔不得輒
見上俞弗云

喜多見重政其先江戶城主也大父勝重為北條氏
下田守後事神祖德祖以為江州奉行遷坂令魚根
河泉奉行代官居畿内者屬焉以奏最為若狹守與

京兆尹雜主城二條勝重子行人重恒無子以石谷
武清子為後重政也憲宗時自外親信遷中尚署抽
宮衛將為侍中封二万石侯貴重並牧野置吏察殺
生有至死者元祿二年坐大不敬免侯初重恒兄重
治居縮毛淺岡直國娶其姊為妻除親信悖旨囚諸
宮津姊歸後重治居與毒有孕是年直國赦還使人
迎婦不至躬如縮毛見孕斬殺併傷重治家丞香取
新兵始屢諫不可於是起斬殺直國謂重治曰上死
事止不然禍不止主之家新兵見重治不可諫自殺
死重政與伊丹勝政計為新兵有心疾殺三人直國

門
務
省

子忠七上書言之按驗具得其實上怒數重政礫重
治淺草市重政待罪不朝久之上思見之使中臣召
之會潛行別野上大怒免侯還桑名六年病死棄屍
于野
戶田忠利父曰忠繼以長子忠昌為因幡守忠能後
傳俸于少子忠利死忠利幼長于忠昌家為先驅將
御史自伏見令入將親衛是時憲宗憂甲大臣不和
政亂以為忠利強直有材幹遣為甲相食五千石使
長子忠勝食故為親衛將特邑於是甲藩竟安上亦
無子立甲侯為世子以忠利為世子給事中一年遷

侍中從四位下封足利侯給事中詮房起自雜流善
調有寵忠利不能善之世子稍多內寵尤憚忠利遊
于吉保宅欲進妓樂憚忠利諷休它室忠利陽謝從
官敢以為勞終日不去側世子不覲罷後坐事免致
仕子忠圓嗣為奉朝請文宗立詮房益貴威推傾宰
臣宗室列侯莫不踵門拜塵忠獨不諂附迨詮房
免為奉朝請立朝者耳語戲笑無與之言者忠不
以文幟受與周旋時人稱之享保十年忠為大阪
右副留守至則盡毀棄淫祀居住八年未嘗入見上
孫忠言復為右副

間部詮房本西田氏之子也文宗為甲侯時以進舞
衣時之得見便坐甲侯見詮房少年嫺容止悅之取
為親信令典客間部清貞子之蒙間部姓迨貴以舞
戶嗤笑者以此故也時甲侯病體憊詮房晝夜侍湯
藥不休沐數月用術者之言掘蠱于寢室之下甲侯
因是得已抽為典客憲宗立甲侯為世子拜詮房為
世子宮衛將越前守遷給事中除侍中從四位下封
三万石侯文宗嗣位以侍中列知政事封高寄五万
石專乘國柄既受遺命輔少主威權而盛然人士雖
出入其門以本起猿舞不憚于中又以出入後宮中

致譏議德宗立免詮房及本多忠良侍中移封村上
卒初詮房既貴清貞有所生子詮貞詮之詮衡詮言
以詮房故咸補宮衛而詮言者養于詮房嗣侯封東
籓江東籓江無城間部氏益衰詮言卒從子詮方立
為上洛新河

有馬氏倫久留米侯豐氏少子賴恭後也賴恭事紀
為伯耆守德宗自紀入承統氏倫以典客加納久通
以大衛將拜給事中閑第見諸侯百官自知政事咸
因三子請事而氏倫公正無私久通周密適上之意
十餘年氏倫封西條侯久通封八田侯皆万石久之

氏倫卒給事中小笠原政庸與久通共用事而它給
事中侍奉左右掌郎中之政己氏倫無子以中尚署
氏久為後除大衛將氏久者渡邊氏也
八田侯久通紀相加納政直弟也出後叔父久政之
之弟者大久保夫人假父也久政初為監察奉行德
宗承統為給事中用事前後三十年無有過失迨移
西城遷參政卒以紀人久堅為後大衛將久通卒德
宗厭代前一年也
史臣曰耳之所聞目之所覩有逮及焉與未逮及焉
中事多秘其詳不可得聞

伊奈伊丹島田牛込北條甲斐庄大岡石黒阪本中
山大森萩原辻傳第四十六
卷七十一

伊奈忠次先伊奈人也王父忠基時從參事贈納言
忠次少異于眾好稼穡之事參公使之為園池監槁
築因填地種稻參公益奇之舉掌縣邑之改制錢穀
之用務休息民省賦斂民使其政參竟富強秀吉伐
小田原至富士川忠次造船為槁盡濟其軍會大雨
久秀吉欲速渡吉田川見忠次止之名忠次曰軍法
將而速濟勿止汝止之何汝將知有錢糧耳忠次曰
久雨水至無期前者已濟後者未至溺人必多舉天

下之衆征一隅之寇豈有倍道爭利哉且軍法寡則
速衆則否何常之有公願留意于臣之言秀吉乃為
之止二日平小田原使人致委積于參使者欲算之
忠次曰多無所歸寡無所取何算為必欲算之以倉
數之屈指乃了秀吉駭曰此難得才也能事我封万
石勅吏勿取故所食參地神祖東遷與之鴻巢與故
參地併為万石領三津掌縣邑之政初秀吉欲使參
于北條氏之墟參公訪之忠次曰公其受之北條氏
之未有暴政無能吏加之以師旅踐蹂以致土地蕪
荒川澤汙穢然其實膏壤也省徭役薄租稅以鳩其

民不數年可如上國公又訪都江戶忠次曰江戶片
其賦不足富國都之可也郡吏除道路鑿溝渠從
商賈作都市募民闢野察土地之性教之樹畜金銀
銅鐵硫黃鹽硝薪炭藥物之屬委知其所在藉之有
司戶口殷實關內為沃野保天下軍興不乏者忠次
之功也神祖定天下命画師作忠次侍坐之圖曰是
助我定天下者也其所重如此慶長五年還自小山
止舟房川忠次曰使臣據房川不使景勝南渡上以
為壯許之誅三成拜為備前守忠次又討遠江置津
驛賑困窮恤於寡行仁政于民儉約率下屬吏不敢

侵擾後多至大官者所領百萬石是知風俗險易所
欲必為就之毒邪欺詐未嘗釋之必行其罰善斷爭
訟剖決如流是以民愛而畏之佐竹氏北遷討乎常
州賊行部至甲州會大藏氏謀作亂忠次獨至其家
直入斬其頭賊駭取走以善勤職賜墾田十分之一
七千石年五十六卒是年子筑後守忠政後阪之軍
神祖授忠政方畧壅澱與大和川久不成神祖意諸
侯不動召忠政數之令甬倉與市漕土石二日而成
堰高二丈廣九尺河水盡竭城中大駭其夜夢有人
舂胃挾長刀呼忠政々々視之其父也謂忠政曰敵

將曉攻具汝猶也寢忠政驚悟行城兵視之反走竟
戰鴨野斬首三十級忠政卒其子夫侯忠政弟忠治
善竭地力有父之風典闕左公田又善騎馬曾從獵
逐奔豬而斃之太宗悅曰快如搔痒忠治子忠元承
應中立策引玉川北行二里餘東注伏渠々々地中
作水道所在分之為井從是江都不苦水漸洳數里
雖不當水道亦成井嚴宗時治伊達信夫忠政子孫
世居是職以愛民為名當興利之臣起百姓猶愛伊
奈氏

忠治屬大河內秀綱助忠次經理東國均貢賦疏沮

澤而民愛之曾發民治阡陌里長之衣之遺少見帛
犢鼻禪令役視之保己著布犢鼻禪加訛懸革未行
觀役徒務儉素而民化

伊丹康勝先伊丹人也祖父豐勝為駿河明助三浦
義鎮守花沢甲使其舅圓部正綱招降用為水兵長
大隅守甲亡降參死父兵庫頭重勝死于關原之戰
康勝再從阪之軍為德祖使如阿持二衣賜筑波異
人與共載來辭而不受元和九年使侍世子為播磨
守掌甲府城隍肥後侯會津侯奪封為使者往沼其
田寬永元年兼留守十九年為司農魚佐沒奉行前

是有甲斐小紙納金于府者賈人亦請別納于金
代之康勝曰是無所出必倍紙價賣之者無所出必
增已所鬻之錢是一物增價百物增價也且如奴婢
竟無所賄必為偷盜天下之貨縣官之貨也必欲歸
府庫其弊不止子斯夫縣官之費租賦而足節財慎
用不特千金却其請後以功次封砥國侯致仕卒子
勝長復為司農寬文二年勝長與岡田善政雜治代
官一邑內藏獄內藏拔刀斬殺勝長傷善政左右在
坐者擊殺內藏勝長孫勝守元祿十一年無故自殺
死嗣絕

內藏
勝
守

島田利政闕原時以行人使之水戶遷先驅將江都
令彈正忠利政兄曰直時不知所以初從為駿府先
隊將越中守從阪之軍封侯遷泉坂令寬永八年豐
島正次殺井上正就于朝辭連直時語在正就事中
於是直時自殺國除人咸誹朝廷非殺人之所利政
曰吾宰臣居有待衛出有騶從唯朝廷得殺之欲死
之非朝不可是時米翔貴貧民無得食利政見宰臣
計之且曰是宜然有貴人乘之殖貨者大老忠勝曰
孰為此事利政曰君舍人以某日買豆於某君家雖
富所須不至此其一事也其倖直不避權貴如此

大宗時老乞骸骨光陵成上深思慮万世之後有變
問朝中莫能適旨初列侯或画秀賴像置豐國廟奉
獻日多上惡之令京兆不修廟任其自壞上朝京師
若遣使者塞門不通人於是利政上對曰上思慮為
祖廟計甚厚是以老臣冒忌諱陳愚忠上所言万世
之後恐復如豐國廟今豐國廟尚在歲使必皆致祭
其廟治其牆壁雖万世之後祖廟無虞上將其議不
下久之曰利政知其一未知其二自古亡國之君梟
其首殺其子孫廟其於何有上雖不能用猶善其策
直時子時之後為甲相淡路守寬文中坐事因獲利

政子守政歷諸官為江都令仙臺有訴會大老府聽
之仙臺相原曰直利擊殺伊達宗雪前欲入宰臣所
衛士擊之不能傷守政以為哀甲執槍刺之洞胸死
守政後有罪免

香不知何訛

牛込勝登字重岳高祖重行自上州大胡從牛込事
北條氏康北條氏之王父勝重事神祖父俊重為駿
監察駿侯先時失邑後召勝登為官衛嚴宗時抽御
史使之野州復命適旨為長寄尹用金銀省半而外
人共使之琉球入貢物于薩東寧攻奪之勝登讓東
寧王償反所奪延寶五年清桂國少保魚太子大保

林起龍贈書稱其德勝登生孝友接人敬和受南学
于小櫃子天和中致仕子重義嗣

板本正純嚴宗時補大衛遷新衛相中尚署獻代時
斷髮送葬護作新廟以勞為侍御史右衛門佐魚按
耶蘇使檢高田之田遷祠曹封侯貞享四年祠
曹改本正純本多忠尚有罪奪侯使正純食為大衛
時俸

北條氏長者氏勝弟之子也其父早死神祖名見謂
曰是以其伯父也大宗時為先驅將上狩板橋獲多
還問禽之數氏長懷中出紙割之授屬士往禽所求

左足所餘及報上悅遷新衛將先隊親隊將太宗厭
代為奉行造廟于日光上使之者勞之拜為安房守
事畢歸報除侍御史魚檢耶蕪使以氏長從小幡景
憲受兵法命造親征陣圖江戶圖迨成刻江戶圖行
于外其餘所作兵書尤多時男子山鹿高以亦學景
憲各有異義列侯以下從之者尤多於是世有北條
山鹿之學氏長後効高以擅言都城之制執從之赤
穗高以弟子咸謂氏長知己不如忌而陷之然其實
有所受嚴宗冲効及昔再起咸學兵多徒弟者也大
傳正之尤惡高以處士抗礼諸侯云高以遠見林信

勝與甲斐德本謠作四書註非朱子非朱子自高以
始寬文九年氏長為江都令是時為俠者元盈閤里
白日殺仇于都市之中氏長捕魁首于獄使相告除
罪無得亡匿者其風遂衰為令一年卒二子氏平江
都令安房守元氏南宮衛尉播磨守
甲斐莊正親本楠姓阿州人也高祖父正治事參從
小田原軍祖父正房以甲寅功賜邑阿州憲宗初正
親自司農違江都令飛驒守以廉名有饋餉待至廳
還其人雖同列不得有受元祿三年卒
中山直守者為北条氏守八王子死節者家範曾孫

也王父照守當北條氏亡以父故賜食邑教世子騎
馬立功于上田大阪之軍父直定太宗時親衛副帥
砲隊將直守復補親衛副帥憲宗時以砲隊將魚捕
盜使嚴酷嗜殺盜賊屏跡上以為能增食四千石諸
衛度等先驅士結黨橫于都下市井年少因依作姦
有種々名号趨捷多力吏不能制殺人于眾中不之
覺也直守探知長者主名與所往來聚會期日聞見
戲市谷陽有耶獲逮率眾圍之其伎特實無罪而難
拒命頽首就逮直守按其諸作姦殺人盡殪諸獄中
時人快之遷侍御史丹波守歲餘卒德宗時山川義

忠進喜太郎藤掛伊織為捕盜使酷暴然威猛鷲無
深刻之害義忠妻不聞考極之聲不樂伊織以慘毒
罷後憂盜賊復用之日々捕得百餘人多誣服者後
免官怨家襲毀其家

大岡忠相其先忠勝吉田之戰斬牧野信成忠勝子
忠祐孫忠次並死事忠相父忠直為宮衛忠相補親
衛遷先驅將御史為山田令山田與紀接疆每為所
侵前令畏不理忠相至正其界德宗時為紀侯心善
愛使其所善過者使謂曰自愛保壽人雖有材中道
而大不展其力明主不違酬其勞迨入承統徵為江

都令政寬吏民愛之決訟有出于意表有匠人病屢
主逐之質鋪鋸中屢債後屢主憐之乞三分之一往
賠不可告之吏忠相謂後屢主曰汝已為匠賠債必
如其數叩頭求釋不得贖還鋪鋸斧鑿等具忠相謂
前屢主曰汝奪之居復留其為生之具使匠徒食不
得為生百日汝亦賠之百日直前屢主不敢不從以
金與匠謝後屢主賣繒者言主人匿其金主人曰無
忠相令二卒褫主人衣為信取金其家其婦以為夫
已言之出金與卒與之失金者責曰而忽所以為生
責主人求不詳不忠貸其罪臨聽見訟者曰我盡殺

汝傳奕者死意其大重不得有易取前令裁斷隨類
成編名曰此考錄後令因以為例為令二十餘年遷
祠曹秩万石然其聲減為令時寬延元年為奏者封
侯四年病免子忠宣大衛將

大森時長享保中以御史如長寄偶其所親善寄書
時長求珊瑚時長召賣珠者留直十五金示它賈熟
視曰此是港中第一珠前馮原侯購二百金不與焉
此珠在某所鄙人知之時長以為辭侯之二百而受
御史之十五所以求御史不啻倍蓰還珠不買戒後
者不獲取蚩一物長崙人相謂曰前吏咸相載而行

一采長寄數世致富加之推貸益課日望復來長寄
安不困哉安得此御史為奉行哉長寄猶為長崎時
長歸言事十七年為奉行山城守是歲自京師西蝗
無苗稼至冬糴不通死者相望于道港中聞時長為
奉行相慶曰其能振我十二月時長至會道病不視
事港中不知其所病吳相泣十八年正月港中指日
占死時長知多匿米者旦日戒食三老至則時長扶
病治文書自昧爽至晡見三老有饑色責曰我為民
減食或終日不食以思民困苦公等半日不食持不
知貧民不得一粒耶所職何事一日不及此咸叩頭

公下疑脫遺

謝汗出浹背時長曰日州有米三萬石取之可活港
中然擅發食粟罪當死為令不能捕饑法亦死之等
耳公等為我擇焉三老益恐不知所答止曰唯之高
木作兵最弱扼腕前曰公又此厄不幸耳臣意公固
不免無使一方之民同死倉粟所以備急也有若以
擅興得罪小人先伏及庭中以明公之義時長執手
泣曰生則相勸死不背義活千萬人者子之力也酌
酒與之作記取日州米而後命食三老々々出曰我
輩誠小人也何不相助可救也散所積出與至坐未
散港中價已減旦午三百夕七八十前是日州之漕

遠者數十日近在乎旬之外是時五日乃至長老曰
自所聞知未曾有也他縣之民間之集者數万時長
又問作兵曰救港中職耳若他縣人何作兵曰穀縣
官之穀也民縣官之民也穀已有餘不可坐視其死
且流民盜港中俟前功棄之分居僧寺莫食給之頃
之東穀至草木亦可食出歸其鄉所活七八万宰臣
傳旨美時長抽高木為代官時長養頌私藏救民東
歸無獻遺之物謗議因是起二十一年坐事免長崎
思其德攀子則曰森公之子婚嫁必告至江都拜其
門而去

元蓋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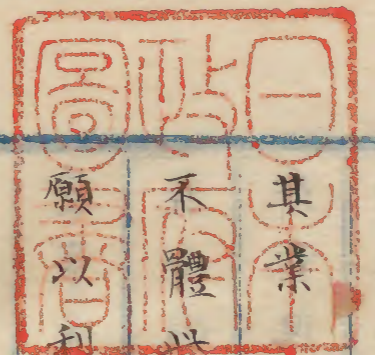
石黑易慎元大中自西城御史出為奈良令但馬守
春日祠多鹿入市觸冒莫得之擊傷祠官曰此是神
愛之易慎曰不可殺斷其角祠官不可易慎曰神豈
愛鹿於人且有易慎當此盡斷其角又有殺鹿者
法當死命祠官探箒當死是之曰煩子改卜得當生
曰前者謬矣放之老伍長歷數令為民患苦易慎易
服出入酒肆茶店從容語及得民所疾苦令之政便
于民吾吏毒惡勅吏勿得為姦盡法令之不便者奈
良大治寶曆初遷田安相

菽原美雅本小吏也以有材幹稍遷度支小監享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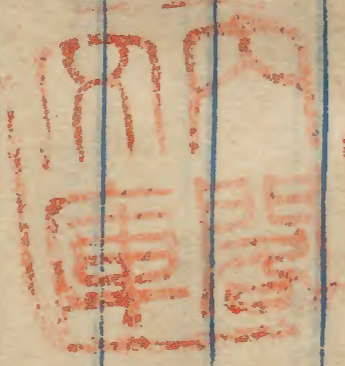
亦為佐渡令州不知織綿造油多野草無良田美雅
教種木綿與桑民始自織又取草木之實造油墾野
深耕諸可以利民除患者知無不為是時吏道貴勾
剝美雅獨省蠲甚得民之心相川山有菅公廟大久
保長安所造也美雅興工不日而成民相謂曰天賚
良守以祚神人遷長寄尹入為司農多覆冤獄云
迂六郎左享保初為代官常曰祖賦不待算法有一
考字耳是時德宗新立倉庫空虚所出多於所入命
問郡縣之政六郎左與吉田左兵神谷武右野田三
郎左室七郎左五人對曰問遠郡吏不常居多受民

欺今欲屬列侯何如臣等意置代官不特為租稅往
來過列國治所相接若繡使列侯不得為姦也列國
之事亦在乎君之賢不肖吏之良不良欺與不欺不
在乎此且事不便而罷恐傷事體問定額良法也當
有水旱下吏踐過何如臣等意定額之縣非大災所
人同知不請檢田近地則遣代官遠地則使代官更
居分地雖它分地柱視如己分地問檢田非良法驛
舍送迎飲食貨賂屬民不少臣等意定額雖良法不
可行于旱澇之地檢田未可全廢上然之欲停折米
增直法每一石增一斗六郎左曰民安故常雖利

不願變法請無故從民之欲六郎左亦答大身右
曰閩東閩西烟法雖不同其實則一也今吏議欲一
其法大不便何者閩東雖多烟通與羽伊則居半矣
今遽增大半之賦四民通受其弊日本右不稅烟稅
烟時米價猶賤非故輕之數世行之一旦革之農夫
其業
不體以
願以利
意列侯之君得封增賦故不樂為之民近吏
意以聚斂為賢使民不願隸縣官是非細故
宗廟社稷之福也六郎左為司農少監死
史臣曰玉川之謹有之我濯我布思懷罔指物固不



如其如之時也嗟乎今之人胡莫之思也要之自古
興起之初法令未備唯民之便上者觀成事而進退
之因得以自奮而効其用也後世動罹法網唯奉課
條不顧利病民困國受其弊為吏者宜鑒諸



內務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blue lines for writing.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blue lines for writing. A large red seal is stamp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月
務
録

門
務
録

